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10  
1



文庫 11  
D 310  
J

元朝名臣事略

010190567910

光緒甲午改刻

柳田泉文庫

元朝名臣事略序

聖元基朔方立人極世祖皇帝混破裂而一之廣輪疆  
理古職方所未半其天地之再初乎渾淪所鍾命世卓  
絕之才實輩出輔成之故盛德大業之所著自顯穹生  
民未之有也然而百餘年來元勲偉績世未盡白故老  
知者湮沒無幾家乘志銘不能家至而徧知也仁皇御  
極敕太史傳功臣而玉堂祕奧世莫得而見焉監察御  
史趙郡蘇天爵伯修輯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湖北憲  
刻諸梓徵叙其端有王在京師早知伯修之才而未知

元朝名臣事略 序  
其有是編也惟其培學上庠歷史屬久故考之也詳擇  
之也審其類例倣朱子言行錄條有徵據略而悉豐而  
核其四方之爭先快覩者乎竊惟國朝真才雲集是編  
才四十七人有齊民知名而未錄者蓋朱子例嗣有所  
得當續書之也若是則四方之快覩者不一伯修之學  
其益昌矣又不知今士大夫用心如伯修者幾人世所  
望於太史氏出于事略之外者其將有所屬乎憲長篤  
禮質班幕府李穀王大有職風紀育人材俾觀者率作  
是亦韓子所謂牽聯得書者也至順壬申良月中議大

夫前參議中書省事相臺許有壬叙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修年弱冠卽有志著書初爲  
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暮言詞章講誦既有餘暇月  
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而日鈔之凡元臣  
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閒居紀錄師友  
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梓之始疏其人  
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讎櫛去而導存抉隱而蒐逸久  
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修同預史屬  
從借讀之作而嘆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

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國諸王公之勲伐中書令丞相  
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臺城東平鞏  
昌之方略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興元順  
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恆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  
臺府忠藎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內之樞機外之藩翰班  
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  
之特異代甯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  
所謂九原可作我則隨武子乎嗟乎乾坤如許大人才  
當輩出伯修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天厯

己巳四月乙卯翰林待制冀郡歐陽元謹序

自古帝王有天下或受於人或起而取之堯舜禪讓湯  
武弔伐厥時義大矣書紀唐虞之際易稱湯武革命順  
天應人皆有輔佐同心一德後世可述焉孟子曰五百  
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傳曰有立德立功立  
言是謂不朽誠哉是言也三代而降其盛者曰漢曰唐  
曰宋夫子言革之時蓋謂必有不得其義者矣如近代  
是也皇元起朔方紹帝運接天統資始於天不因於人  
遂大作明命訓戒宇內一啟而金人旣南遼海和輯再

啟而西域率服遂拓坤隅三啟而靖河北秦晉戡集河南是同分宗子以方社胙功臣之士疆四啟而庸蜀是柔五啟而江漢奄從趙氏爲臣陸道西北見角觴慄海無際舶乃旋艦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崇極配天矣厥初受命南北割裂天氣不通二氏不享天實醜之乃眷北顧俾我聖人作神民主完顏璟割虐下民趙獻爽盟背約自伐喪其國家大哉貞矣其允時義也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此之謂也其始桓毅討伐虔劉戡定之其暨肅揚恪勤棐圉輯柔就緒之其暨勸相富厚之定之

以上下道之以名分淑之以庠序秩之以禮樂慶之以官賞董之以威罰而天下成矣列聖運於上賢臣贊於下穆穆明明相須以成相濟以甯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十人非虛言也故論本朝輔亮之臣其佐命垂統或鷹揚於外或運籌於內有同肇迹之艱難者矣其輔翼成化或規模宏遠或論思密勿有登治道之鴻熙者矣翰林修撰趙郡蘇君天爵始爲成均諸生好訪當今之故放失遺迹購百家行狀碑誌傳贊敘述及他文賅載者見其本未旣而仕爲典籍應奉凡

三爲史氏在職八年遂徵以所知無所乖舛於是紀述其故自國初至於延祐之際自太師國王以下或周召懿親或岐豐舊姓或秉義效順或降附後先或策木上謁或徵起草野功格皇天保乂國家所謂名世者夫德器優遠悉心盡職不顧己私所謂不朽者夫歷代以來善終善始未有若今日之懿者也昔漢高之臣皆戰國之餘非南面而王之不能畢其功全莫我若也光武之臣皆生西漢多經術之士功定天下不過封侯賞莫我若也使高光易世而居亦不能相反何哉其人異也天

生聖賢共成大業豈漢敢望哉書成凡十五卷號名臣事略其事之所載盡標作者姓氏示不相掩也其名位顯著功在帝室求未得者續爲後錄蘇君常閱宋氏以來史官不得盡其職載筆之士多乖故實宋人詳而不端曲文以比時遼金簡而徑事多湮昧於是著其故輯其闕漏別爲遼金紀年皇道之成與三代同風身爲史氏顧已職業繹而明之君子哉其用心也蘇氏自唐宰相味道以文章顯宋太師文忠公軾父子兄弟稱樂城焉所從來遠矣繼之者修撰君也泰定初故侍講會稽

袁公薦君亮達前代文獻今侍講蜀郡虞公舉君該洽  
文辭爾雅由是遷修撰云至順辛未六月辛亥賜進士  
出身文林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南鄭王理謹序

右國朝名臣事略趙郡蘇君伯修所編也爲書凡十五  
卷四十又七人惟我國家起於朔方也則有國人族姓  
服其勤勞及定中土也則有才臣碩輔任其經畫凡百  
有爲天實相之然猶列聖相承歷時既久而大統始集  
故世祖之用人不以異域之臣爲疑亡國之俘爲賤拔  
於卒伍聘於韋布皆能佐一王之業輔萬世之基致治

之規上軼隆古何其宏遠哉槩茲士錄其從太祖之肇

基王迹事世祖之受天明命成宗武宗仁宗之繼體

守文其時有先後故人人事功或有異焉然使昭代之  
典煥乎可述得人之際於斯爲盛凡家傳碑誌之所載  
者此得以摭其略詳則具於國史蘇君學博而材周器  
宏而識遠今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  
修官天曆二年二月朔旦太常博士王守誠書



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  
 大學士于敏中家藏本  
 元蘇天爵撰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由國子學生試  
 第一釋褐授從仕郎蘇州判官終浙江行省參知  
 政事事蹟具元史本傳此書記元代名臣事實始  
 穆呼哩原作木華黎今改正終劉因凡四十七人大抵據諸  
 家文集所載墓碑墓誌行狀家傳為多其雜書可  
 徵信者亦採掇焉一一註其所出以示有徵蓋仿  
 朱子名臣言行錄例而始末較詳又兼仿杜大珪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

大學士于敏中家藏本

元蘇天爵撰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由國子學生試  
 第一釋褐授從仕郎蘇州判官終浙江行省參知  
 政事事蹟具元史本傳此書記元代名臣事實始  
 穆呼哩原作木華黎今改正終劉因凡四十七人大抵據諸  
 家文集所載墓碑墓誌行狀家傳為多其雜書可  
 徵信者亦採掇焉一一註其所出以示有徵蓋仿  
 朱子名臣言行錄例而始末較詳又兼仿杜大珪

名臣碑傳琬琰集例但有所棄取不盡錄全篇耳  
後蘇霖作有官龜鑑於當代事蹟皆採是書元史  
列傳亦皆與是書相出入足知其不失為信史矣

元朝名臣事略目錄

卷一

太師魯國忠武王

穆呼哩

丞相東平忠憲王

安圖

卷二

丞相淮安忠武王

巴延

丞相河南武定王

阿珠

丞相楚國武定公

阿爾哈雅

卷三

太師廣平貞憲王

伊嚕勒諾延

太師淇陽忠武王

伊徹察喇

樞密句容武毅王

托克托呼

卷四

丞相興元忠憲王

諤勒哲

丞相順德忠獻王

達爾罕

平章魯國文貞公

博果密

平章武甯正憲王

徹爾

卷五

中書耶律文正王

楚材

中書楊忠肅公

惟中

卷六

總帥汪義武王

世顯

萬戶嚴武惠公

實

萬戶張忠武王

柔

元帥張憲武王

宏範

卷七

太保劉文正公

秉忠

丞相史忠武王 天澤

平章廉文正王 希憲

左丞張忠宣王 文謙

卷八

內翰竇文正公 默

左丞姚文獻公 樞

左丞許文正公 衡

卷九

太史王文肅公 恂

太史郭公 守敬

卷十

尚書劉文獻公 肅

平章宋公 子貞

參政楊文獻公 果

宣慰使張公 德輝

卷十一

左丞李忠宣公 德輝

參政商文定公 挺

元朝名臣事略

樞密趙文正公 良弼

參政賈文正公 居貞

卷十二

內翰王文康公 鶚

內翰王文忠公 磐

尚書李公 昶

太常徐公 世隆

卷十三

廉訪使楊文憲公 奐

內翰李文正公 治

太史楊文康公 恭懿

卷十四

左丞董忠獻公 文炳

內翰董忠穆公 文用

樞密董正獻公 文忠

卷十五

國信史郝文忠公 經

靜修劉先生 因



祖時號為都爾本庫魯克猶言四傑也太常元公撰世家

太祖軍嘗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卧草澤中王與博爾珠張氈蔽之自暮至曉竟不移足世家

太祖一日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有羣賊出叢木中列射我矢下如雨眾皆恐王引滿向賊三發三殪徐解馬

韉兩手張翳太祖麾餘騎射賊賊引去由是太祖益重之世家

克將部幹罕為奈曼氏集賽庫徹布喇所困幹罕之子伊喇哈詳袞繼為所傷求援於我太祖遣王暨博爾珠

博勒呼齊拉袞引兵救之殲其眾于按臺之下獲甲仗

輜重以還于是幹罕見太祖聖德曰隆左右將士威聲益振患之乃合札木哈等潛襲我會有以其謀來告者

太祖與王等簡精甲夜斫其壘大破之幹罕走死諸大人聞風相率款附諸部悉平世家

歲丙寅太祖即皇帝位是歲宋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也上既即位從容謂王及博爾珠曰今國內平定多汝

等之力我之與汝猶車之轅猶身之臂汝等宜體此意勿替初心乃立王及博爾珠為左右萬戶各以其屬

衛宸極儀位一如諸侯王世家

金降者屢言其主璟殺戮宗親荒淫殊甚上曰朕興師有名矣辛未大舉南入擊雲中九原諸郡皆下之進圍撫州時金軍號四十萬陳于野狐嶺之北王抗言曰今敵衆我寡弗致死力未易破也即策馬橫戈大呼陷陣上麾諸軍齊進日未午大破之乘勝追至澮河堡殪尸百餘里金兵之精銳者咸盡壬申薄宣德府遂克德興世家癸酉金赫舍哩執中弑其主允濟迎豐王珣立之是爲

宣宗是歲我師至居庸關壁堅不得入以別將統兵趨

紫荆口金左監軍珠赫高琪來拒不勝遂潰進逼中都

圍之上與皇子庫春等分三道徇略趙晉及齊魯既還

軍於大口世家又張匡衍撰行錄云金人以山後諸

諸州皆平自紫荆關領兵直入攻涿州兵殊死戰書

夜急攻四十餘日以拔之又分兵自南而北取居庸關遂

縱兵大掠自涿以南大河以北煙塵相望金鼓震天神

州赤縣十陷八九中夏之民大爲騷動甲戌二月太祖

斂兵圍中都金主大懼獻公主請和太祖許納之及進

霸州史天倪蕭伯特率衆來降王奏之各統萬戶

太祖北還其歲夏五月金主知不能敵遂遷河南

甲戌詔王統諸軍專征遼西諸郡王次高州盧琮金朴



率州民降進攻北京金守將伊木沁元帥率衆二十萬  
來拒我師遇於花道王迎擊敗走之伊木沁嬰城自守  
其裨將完顏實將高德玉殺伊木沁推烏庫哩伊都呼  
爲帥俄伊都呼舉城降王怒欲坑之蕭愛新說王曰北  
京爲遼西重鎮當撫摩以慰衆望今始降而卽坑之後  
詎有降者乎王嘉納以伊都呼權北京留守復以烏頁  
爾權兵馬帥府事以鎮之是歲興中府民殺守將烏里  
布推石天應爲帥天應來降以爲興中尹錦州張鯨殺  
節度使自立爲臨海郡王至是來降

世家

乙亥詔王以鯨總北京十提領兵從多果朗徹里巴勒  
南征王密察鯨有反側意令蕭額森監其軍至平涼州  
鯨果稱病逗留復謀叛去額森執鯨殺之鯨弟致憤兄  
死殺長吏據錦州叛僞稱漢興改元興隆略平灤瑞利  
義懿廣甯等盡有之王率先鋒蒙古布哈權帥烏頁爾  
等軍討之州郡皆復應官軍遂擊紅羅山克之

世家

丙子致陷興中府權帥王珣遁王以致兵精且依嶮爲  
阻欲設奇餌之乃遣烏頁爾耶律某等別攻溜石山堡  
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

斷其歸路可以一戰擒也又令蒙古布哈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賊聞溜石被圍急果以兵救之蒙古布哈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王王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賊遇而蒙古布哈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賊遂崩潰斬其將張東平獲首虜萬三千遂由開義縣進圍錦州賊屢出戰不利乃閉門城守月餘僞監軍高益縛致出降致伏誅世家

丁丑以佐命功詔封王為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券子孫傳國世世無絕分鴻吉哩伊奇烈蘇烏嚕

烏蒙爾等十軍及烏伊爾契丹蕃漢等軍隸麾下且諭旨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遂建行省于雲燕以圖中原王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諸城皆下之蠡之役蕭額森中流矢卒以其子察喇代領其眾是歲東擊齊遂定臨淄登萊濰密等州而還世家姚公撰招撫使王興秀碑云太祖始加兵中原圍燕不攻而坑中山蹂山東河北諸名城皆碎已策金不能國可必滅也自將征西而留太師國王徇河北未下城邑其年衛王弒宣宗立南踰河都大梁兵興民既困征求之繁餽餉人畜雜死道路至不賴以生有遲我元兵者日敵乘蹙來耶亦有不自吾令特誅其後服望風畏之不敢至者公聞兵將至曰丈夫生三十年而勞苦未耜屈屢極矣今又委身餽敵暴骨草野且吾君已棄民民

尚誰死哉吾有自圖富貴耳乃以是撼三十餘村之民  
汝幸從我我林能活汝乃將壯士數百輩出與之戰日  
帥萬戶劉伯林御史大夫蕭公降帥善其來與之戰日  
張汝之鄉我兵自斂戢不汝侵也大兵及城城方力完  
守具礮死蕭大夫兩軍奮厲一鼓屠其城無噍類而三  
十村無毫毛傷者又按察使趙瑄瑄碑云蔚州飛狐趙  
氏金帥府評事崑二子珪瑄瑄將萬夫成飛狐後遷刺  
蠡州留瑄在鄉守舍天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  
城下之從太師國王御地至蠡其刺猶城守礮殺王悍  
將蕭大夫王恚欲阬城公請以身贖母兄死王哀之併  
全蠡民二碑皆姚公撰  
所載蠡州事不同如此

戊寅王自中都由西京擊雁門定襄并晉高平上黨等

郡悉平之世家又行錄云初攻太原御史大夫蕭察

陣太原遂拔王惜其勇授河東北路兵馬

燕京行省舒穆魯咸達布遣使來告曰今燕南信安賊

張甫等出沒劫掠屢為民害請一名將拒鎮水泊王命

蕭伯特為霸州元帥統精兵五百往拒之行錄

已卯以蕭神特穆爾為左司郎中狼川張瑜為右司郎

中是歲攻石州隰州克之擊絳凡二十日乃下遂至河

東金守臣棄城遁以塔齊爾為前鋒元帥統蒙古軍屯

平陽以備金兵以義州監軍李廷植弟李守忠權河東

西路帥府事世家

庚辰由中都徇趙至滿城金真定府主武仙舉城降以

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天倪說王曰今  
中原已粗定而所過猶縱抄掠非王者弔民伐罪意也  
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復效其所爲乎王曰善下令敢有  
擅剽擄者以軍法從事所得老幼咸遣歸之軍中肅然  
吏民大悅至滏陽先是邢州節度使武貴聞大軍至棄  
城遁繼聞王仁厚不殺乃詣軍門降復其職平鄴郡至  
林州遂輕騎入濟南嚴實上謁以實權濟南等路都總  
管時金兵聚黃龍岡號二十萬聞王在濟南衆未集遣  
步卒二萬襲之王以輕兵五百擊走之俄大軍繼至遂

薄黃龍金兵盛列城北岸王麾蒙古漢軍下馬短兵相  
接金兵大敗入河溺死者不可勝數遂克黃龍至楚邱  
楚邱城小而四面皆水王令諸軍以草木填塹爲道直  
抵城下總管嚴實先登破之由單州趨魯圍東平遣蒙  
古布哈引兵徇河北懷孟衛州之地王以東平久不下  
召嚴實囑之曰我料東平糧盡必棄城走若然汝卽入  
城綏輯安慰之勿苦郡縣以敗乃事也乃留索嚕呼圖  
以蒙古軍屯守之以實權山東西路行省王北還世家  
辛巳夏四月東平糧絕卒飢守將果棄城遁索嚕呼圖

邀擊之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於府治王弟  
 岱遜別攻洛至是克之五月王在野狐嶺北宋漣水尉  
 石珪持方物入見賜以繡衣腰帶遣之山東張琳菴縣  
 鄭遵各以所部詣軍自歸又行錄云益都張琳遣其弟  
 東北路益都府滄景濱棣等州行都元帥府事菴縣鄭  
 遵以棗鄉二縣率兵民降以遵為節度使行元帥府事  
 改菴縣為完州八月王至天德監國公主遣其臣錫里濟蘇勞  
 王且饗將士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李王聞之  
 懼遣塔海監府汪努格遣方物且以兵五萬屬焉冬十  
 月復東遂由雲中歷太和寨入葭州以石天應權行臺

於葭州復擊綏德破馬蹄寨遂至延安距延安三十里

止舍金行省完顏哈達出兵三萬陳于城東又行錄云  
 哈達初以

平州推官來降  
 其後復歸於金蒙古布哈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半夜

伏發王乃令軍士銜枚潛進伏于城東兩谷間明日蒙

古布哈望見金軍佯棄旗鼓走金人追之王出伏乘其

後鼓聲震天敵遂亂追斬七千級獲馬八百匹哈達退

走延安堅壁不動圍之十餘日不下乃南徇洛川鄜州

北京權師兀葉兒擒金臬將張鐵槍送王所誚讓之鐵

槍厲聲曰我受金朝厚恩二十餘年今事至此死實甘

心王義之欲釋徽纒諸將怒其不屈殺之過坊州大饗士卒復由丹州濟河時金已復隰州以軒成爲經略使王引兵圍之二日而克斬軒成留和卓統蒙古軍屯石隰之間以田雄權帥府事世家

壬午秋七月令蒙古布哈引遊騎出秦隴以爲聲勢且

視山川夷險強弱處王率大軍迴雲中又行錄云王率兵迴雲中道出

太原府孟州四蹄寨寨主劉某金孟州太守也王以兵圍之遂率山民來降即日復其職遷百姓于州秋毫無犯

先是王弟岱遜駙馬昂吉諾延擊義和寨不拔王至

攻之二日而下過西河南擊三清巖入霍邑山堡遷其

民趙城縣薄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祚拒守其裨將富

察鼎珠監軍王和開壁門降遷天祚于平陽又行錄云王薨鼎珠

諳天祚于郡王岱遜殺之其後王子博囉攻西夏鼎珠稱疾不行復歸于金及鈞州兵敗爲大兵所殺冬

十月過晉至絳下金榮州汾東諸堡邑往往從風歸附

王皆撫慰之蒲郡久爲金有至是復歸于我王召石天

應謂之曰蒲爲河東要害郡我欲選一首領願勿能得

君才略絕衆乃以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

以平陽太原吉陽等處帥府皆受天應節制王引兵渡

河西次同州下蒲城入關徑至長安長安城堅不得入

乃分麾下烏呼鼎台哈布哈統軍六千屯守之留昂吉諾延斷潼關遂西擊鳳翔月餘不克乃軍于渭河之南遣蒙古布哈南渡牛嶺關徇宋鳳州而還歲羣盜陷河中府殺權行臺石天應未幾賊燒居民府舍遁以天應子烏格襲領其眾世家 又行錄云初天應聞中條山賊侯七侯八欲夜攻襲其城即遣部將吳權甫領兵出東門潛伏道左兩谷間若賊過半即邀擊之我出其前汝攻其後賊可勝也其夜吳權甫醉酒失期故城陷天應遇害

癸未春三月王至聞喜縣疾篤召弟岱遜謂之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事干戈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

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薨世家

庚寅冬帝親攻鳳翔對諸將數王之功因曰使穆呼哩在不令朕至此也世家

丞相東平忠憲王

王名安圖太師忠武王四世孫至元二年由宿衛官拜中書右丞相十二年從皇子行邊二十一年還朝復拜中書右丞相二十六年罷相三十年薨年四十九

世祖皇帝追錄元勳召入拜宿衛官置位在百寮上時

太夫人特穆倫以椒房之故嘗入宮中一日上從容問  
及公夫人對曰安圖年雖幼公輔器也上曰何以知其  
然夫人曰每朝退輿前輩老成人語未嘗一親年少輕  
浮子以是知之上默然太常元公撰世家  
中統四年額埒布格平執其黨千餘人將有所裁上猶  
豫未決適公侍側上問曰朕欲盡置此屬死地何如公  
時年十六對曰人各爲其主耳陛下甫定大難而以私  
憾殺人何以懷未附上驚曰卿年少何從得此言卿意  
適與朕合由是大器之家世

至元二年秋八月制曰安圖可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  
增食邑至四千戶公辭曰今三方雖少定江南猶未納  
款臣以少年謬叨大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上動容有  
閒曰朕思之熟矣卿勿辭冬十月召儒臣許衡至後二  
月都堂傳旨令衡入省議事衡以疾辭公素聞其德義  
就訪于行館與語既還念念不釋者累日世  
三年上特召衡入諭之曰安圖尙幼苦未更事謹輔導  
之汝有嘉謨先告安圖以達于我我將擇焉衡對曰安  
圖聰悟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臣不敢不



罄愚衷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入其中則難行且臣入省之日淺所見如此

世家

四年春三月公奏凡內外官員宜委任老成人如姚樞等一二員可省中議事上曰此人輩雖閒猶當優養其

令入省議事

世家

五年廷臣密議立尙書省欲以阿哈瑪特領之乃先奏公宜進為三公事下諸儒議樞密商挺倡言曰安圖國之柱石若然則是與虛名而奪實權甚不可眾以為然事遂已

世家

七年夏四月公奏臣近言尙書省樞密院宣奏並如常

制其宏綱大務從臣等議定然後上聞已有旨俞允今

尙書眾務一切徑聞似違前旨上曰豈阿哈瑪特以朕

頗信任故爾擅耶不與卿議非是敕如卿所言

世家

八年陝西行省伊蘇岱爾建言比由饑饉盜賊滋多若

不顯戮一二無以示警敕下中書詳議公奏曰強竊盜

賊一皆處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從之

世家

十年奏以玉冊玉寶上皇后鴻吉哩氏以玉冊金寶立

燕王為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密院

清河元公撰勲德碑

中書奏斷死囚五十人公言臣等閱實其狀內有十三人因鬪毆殺人者餘皆無可疑上曰十三人可免死從軍其餘再三審覆以聞

世家

十一年公奏阿哈瑪特蠹國害民數事又以四部及大都路總管府官皆非材乞遷汰從之

世家

十二年敕公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皇子北平王行邊公在邊凡十年

世家

二十一年春三月北平王歸公亦繼至待罪南闕下上遽召見勞之曰卿在外勞瘁公頓首謝曰臣奉使無狀

有塵聖德遂留邸內語至四鼓而罷冬十一月丞相和

爾果斯罷公復拜右丞相加金紫光祿大夫詔天下

世家

二十二年監察御史陳天祥劾奏右丞盧世榮其略曰人思至元初年之治至今莫能忘也去春丞相安圖自邊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立待十一月二十八日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書貴賤老幼喜動京師今丞相亦國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不安係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又如伊蘇特穆爾大夫巴延丞相皆天下之所欽仰海

內之所瞻依者朝廷果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行無使餘人有所阻撓三相博採衆議於內外耆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爲之參贊則天下之才悉展効用能者各得進其能善者皆得行其善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爲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培克在位倚以爲治哉其年世榮敗詔公與諸儒條世榮所爲事悉革罷之

世家

二十三年夏四月中書列上所擬漕司官姓名上謂公曰如平章右丞等職朕當親選擇之餘皆卿等責也公

因奏言臣比聞聖意欲倚近侍諸人爲耳目者今臣猥承任使或所行非法從其舉奏罪之輕重惟上裁處今近臣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爲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有短臣于上者幸陛下察之上曰卿言是也今後若此者勿行其妄奏者卽入言之

世家

初李昶爲吏部尙書宰相素重之凡集議必延置上座傾聽言論會制府有異議李遂謝病去至是公奏徵之不起復奏賜田千畝

世家

宗王納延反上親討平之他宗室誑誤者敕公按問多  
 所平反一日朝退出自左掖門諸免死者爭前迎謝至  
 有執轡扶公上馬者公毅然不顧或乘閒言于上曰宗  
 室雖有罪皆太祖子孫陛下昆弟丞相雖尊人臣也奈  
 何悖慢如此上良久曰汝等誠小人烏知安圖之所為  
 彼特辱之使改過遷善耳世家

二十四年上決意立尙書省奏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  
 用僧格別相賢者猶或不致虐民誤國不聽勳德碑  
又野齋李  
公文集云先是皇子北安王嘗遣使持香祠岳瀆時僧  
格領功德使使者偕參政呂公哈喇以王教詣之遂給

驛傳以往其後僧格平章尙書省事所忌者丞相安圖  
將慧害之誣言北安王以皇子僭祭岳瀆安圖明知而  
不以聞指呂公為徵世宗召問呂公對曰時僧格主祠  
祭北安王使者實同臣往求驛傳安圖未嘗知也僧格  
不能

二十五年見天下大務一入尙書省屢上中書印不許  
 明年罷相止掌環衛勳德碑

三十年正月十九日以病薨于京師樂安里第既殯樹  
 介者三日上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勿信今果喪我  
 賢弼詔大臣監護喪事世家

公生十八登庸在相位前後二十年視事之初勵精圖

治除前日苛政代以寬平抑奢淫薄稅歛舉賢任能常  
若不及如丞相史天澤左丞許衡姚樞參政商挺皆引  
置左右同輔庶政由是至元之初朝廷無事民物日以  
繁息倉廩之積盈衍于外海內翕然號爲極治天子嘉  
之嘗曰安圖在朕得高枕而卧無所事矣

世家

公天性厚重人莫能測每當艱難晏治之時夷險榮辱  
之際守正不移恬然自處公退之餘卽引諸儒講論道  
義孜孜忘倦聖君賢臣之事義夫孝子之行善之當勸  
惡之當懲與夫治亂成敗之由死生憂樂之說靡不悉

究殆二十年未嘗一日少廢所居堂宇朴陋廳厨之外  
餘無所構或請建東西廡者公曰屋可以蔽風雨足矣  
我聞人辛苦置田宅適以資不肖子之用耳吾不爲也

世家

忠憲王襲累葉之勲抱絕倫之德膺世祖紹統之初際  
聖代建極之盛天度風成英猷大肆遠徵近禮廣詢博  
採鴻儒獻其所蘊智士竭其所至治化油然而隆風俗  
淡焉以厚至元之初何減漢文之世俾得展能專理期  
之救甯功效所書蓋不止此然房喬杜晦顯烈寡傳第

功累德為唐宗臣若忠憲王者有立于前或承于後論  
 相歸賢固當稱首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嗟夫其始出鎮  
 也誰歎其再罷相也誰歎議者不能不歸罪阿哈瑪特  
 僧格也之二罪魁孰與並立良相之去朝也宜矣世之  
 公道正如青天白日雲煙有時蒙蔽真風元氣盪滌幹  
 旋廓乎清明可跋而睹忠憲王之表表在天下是也  
德勳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二

元 蘇 天 爵 撰

丞相淮安忠武王

王名巴延巴林氏其父從宗王居西域至元初王奉  
 使於朝遂拜中書左丞相七年改同知樞密院事十  
 一年復拜中書左丞相總兵伐宋十二年秋入覲拜  
 右丞相明年春宋亡第功增食邑六千戶復同知樞  
 密院事二十六年進知樞密院事三十一年加太傅  
 錄軍國重事是歲薨年五十九至大四年敕建廟於

臨安

至元初年王奉使天子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遣介還報建謀發令才恆出庭臣上由是上愈益賢之敕中書右丞相安圖女弟昭睿順聖皇后之姊之女女王若曰為巴延婦不慚爾氏矣拜光祿大天中書左丞相一時君相英明朝野晏清號為極治清河元公撰勲德碑王姿凝峻寡言諸曹白事尤難決者辭往復稠疊王夷然如無聞白已舉目一兩語破其歸要事以決省中始

帖帖讐服識其為真宰輔中菴劉公撰廟碑

十一年復拜左丞相總襄陽兵伐宋上曰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今體朕心古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王受命馳至襄陽諸軍纂嚴禡師啟行薄郢州漂水溢塗人病於涉王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麾使一騎前導諸軍畢濟勲德碑郢城恃江為固而兵精食足耀兵不攻潛由平江堰盪舟而過郢將將二千人追我王以百騎殿郢人不敢逼平章阿珠公適至郢人走王手斬其帥趙文義以徇戰

禽沙洋守將壓新城而軍列沙洋俘馘城下不應城陷  
佩沙洋降將黃順金符上爲招討使炫其榮于宋人以  
故江陵諸郡相繼送款遣別帥受之降

勲德碑

阿珠公使右丞阿爾哈雅來期渡江不答明日又來又  
不答阿珠自來王曰此大事也主上委我二人餘可知  
吾實乎潛刻期而去將自沙蕪口入江宋制置使夏貴  
將精兵守之乃陽言明日圍漢陽夏貴來援我遣奇兵  
襲奪沙蕪口大兵咸會江北崖宋戰艦屬江中餘三十  
里我以白鷁千艘爭陽邏堡夏貴分兵拒戰命阿珠公

挽舟逆上載死士三千夜渡是年十二月也明旦王戰  
夏貴江上兵奪陽邏堡逸夏貴諸將請曰貴大將而逸  
之可乎王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而責走代  
吾使也貴今來矣未幾果以廬州歸

勲德碑

師旣渡江將佐咸賀王曰天子威靈阿珠武勇將校用  
命吾何力焉王陳師鄂城下鄂恃漢陽將戰焚其蒙衝  
火照城中明日鄂人及漢陽城皆下留阿爾哈雅守之  
規取荆湖王與阿珠等東兵興國蘄黃南康江州望旗  
輒靡殿帥范文虎以安慶張都統以池州來

勲德碑



二月都督賈似道舟師十萬陳丁家洲我士賈勇索戰軍容甚盛似道聞鼓聲先遁其師遂潰獲都督府符印斬虜無算太平甯國建康無為鎮巢皆送筦鑰請城主

勲德碑

行省駐建康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乃開倉振饑發醫起病人大喜曰此王者之師也

勲德碑

有詔時方暑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王上奏曰百年逋寇已扼其吭風馳電擊取之恐後少爾遲回奔播江海遺患留悔矣上諭使者曰語爾丞相朕不從中制也

勲德碑

碑

十二年七月詔王入朝進右丞相辭曰阿珠功多臣宜居後以阿珠為左丞相賜從戰功臣爵賞有差躬受廟謨會諸將於淮安同左丞圍揚州未下

勲德碑

左丞相阿珠才勇善戰而士頗不附王患之乃獨禮敬加異由是眾視王益敬以和諸文武將佐皆密悉其才用臨事遣授各盡其當故能所向無前動必有成

廟碑

十月王馳至鎮江分軍三道參政阿嚶罕以右軍出建康道參政董文炳以左軍出海道王以中軍出常州道

咸會臨安

勳德碑

攻常州守將劉師勇遁諸將請追之王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蘇湖秀州先師果降

勳德碑

阿嚶罕文炳皆來駐臨安北宰臣陳宜中發使來請降日及期宜中逃海軍進阜亭山宋主遣其臣齋國璽奉表納土命董文炳入宋宮取宋主居之別室封庫歸之有司宋滅十三年三月也放散兵衛罷易官府軍錢塘沙上三日海潮不至宋人以爲天助宋主求見王曰未入朝禮無相見也留董文炳鎮臨安經略閩越

勳德碑

王用兵紀律外嚴而中以聖訓不殺爲主威攝德懷款附日至或請入視降城府藏簿帳以知金穀戶口多寡王笑曰是欲負緣噬吾民耳乃下令諸將士敢有暴掠及入城者以軍法論所至雞犬不驚四民晏然獲來蘇之望

廟碑

江左繁阜滋久金玉錦綺珍異奇古之玩所在充溢王一不掛目宋降將有以趙氏二宗女獻者立叱去之

廟碑

四月獻宋主趙焜謝后全后於上都上御大安殿降封焜瀛國公遣大臣告成功於太廟上勞王王再拜謝曰

奉陛下成算阿珠効力臣何有功能詔以陵州藤州增

食戶為六千

勳德碑下時

又汲郡王公王堂嘉話云宋未

莫喻其意及宋亡蓋指丞相巴延也

丞相巴延既渡江來朝京師謂樞密副使張易同知趙

良弼言都邑乃四海會同之地貢賦之入非漕運不可

若由陸運民力憊矣川瀆所經何地逕便此方今便宜

博加詢訪必有知者至上都入見奏言江南城郭郊野

市井相屬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載比之車乘任重而

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遠方

朝貢京師者皆由此致達誠國家永久之利上可其奏

至至元二十四年前太史掾邊源言自安氏山穿渠引

汶水西北至臨清可與漳水合省檄都漕運副使馬之

貞行視計工自臨清由東昌而南得河故道過景德鎮

至壽張抵安氏山表三百里有奇與源所言合二十六

年春正月庀役五月即功江淮湖廣四川海外諸番土

貢糧運商旅懋遷畢達京師賜名曰會通河

野齋李公文集

十四年宗王錫里濟叛詔王將兵討之與賊夾水而陣

久之不戰令牧馬具食賊疑而怠俄引兵渡水擊賊錫

里濟走死勲德碑

十八年詔從皇太子撫軍北鎮諭太子曰巴延才兼將相行全忠孝故命從汝皇太子次舍必與論天下事待有加禮勲德碑

別有呀默色者嘗誣王以死是年得誅罪赦王臨視王與之酒愴然不顧而回上問其故對曰彼罪自致臣若臨刑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上賞其量勲德碑

二十二年宗王阿濟格失律詔王代總北軍遠斥候謹隄防足兵食明賞罰不肯要功生事將校大和敵人遠

避勲德碑

二十四年宗王納延將反報者遯至詔王覘之多載衣裘以往至其境輒賜驛人納延讎王王以大義語納延納延陽應而陰欲執王洒闌趨出與其從者潛分三道以逸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馬以遞遂脫追騎以其實聞佐上親征奏李庭董士選帥漢軍得以漢法戰金剛弩塔布岱進逼乘輿漢軍力戰賊不能陳而走及擒納延王之謀畫居多勲德碑

二十六年進知樞密院事總北軍討叛王莽賚特穆爾

大戰敗之明日搜其伏兵追斬二千餘級馳書開諭莽  
賚特穆爾其人奉書以泣有譖王於上者詔以御史大  
夫伊嚕勒代之居王大同以俟後命未至軍三驛王遣  
使語大夫曰所至姑止待我翦此寇卿來不後時海都  
帥大兵以入寇進我退如是而南七日衆帥怒曰寇至  
則走何不武若是果懼戰胡不授軍大夫而誤國事也  
王曰海都入吾境持重而殿邀之則遁誘使深入一戰  
可擒諸君必欲速戰戰非吾憚果失海都誰任其咎衆  
曰請任之王麾軍邀擊敵兵大敗殺虜幾絕惟海都脫

走乃詔大夫至軍授印而去

勳德碑

三十年十二月驛召至大同上不豫明年正月宮車晏  
駕遣使召成宗於撫軍王總百官以定國論兵馬使請  
日在鳴暮鐘日出鳴晨鐘問其故對曰防變起也王曰  
汝將為賊耶其如平日宰臣請誅盜內府銀者曰倖赦  
而盜不可長王曰盜何時無今以誰命誅人其守正體  
大多類此勳德碑又汲郡王公文集云甲午歲正月  
猛簡不失和真魁傑人也公初至燕詢諸何右轄曰翰  
林諸老今在者誰及是歷問各官壽期今供何職酬禮  
問顧相謂曰國家所以養諸老者正以乞言論政而已  
如遇事會議各顧官守未免或偏若集之同僚則議論

通一為益良多乃知公深謀遠至氣量含宏朝廷之上軍國大計心無適不在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

四月成宗即位於上都大安殿時親王有違言王陳祖宗寶訓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

下拜勲德碑

五月加太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上意欲王入中書時相忌之王呼相語曰幸送兩罌美酒我與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勲德碑

江南行三樞密院行省臣累陳非便樞密院臣庇之有詔問王王已病張目對曰罷行樞密兵柄一歸行省於

國事為完三院遂罷勲德碑

王天質高厚風神靜明英偉端大剛介莊廉當大任而不動遇大論而善斷言笑有時喜愠莫測恆負天下之重以神器莫安為務仁視羣品無閒親疎義使衆材無比適莫故四海公論翕然歸之其平宋也將二十萬猶將一人賞罰信紀律彰大將稟命怖之若神明降人投誠依之猶父母未嘗妄戮一卒未嘗妄殘一物貨財不足移其心聲色不足惑其志師入臨安禮賢黜罪市肆不易雞犬無驚歸馬蕭然囊惟衣被畢事還朝口不言

功連出總師無役不最嗚呼碩德元才生由閒氣良相  
名將見諸行事乃知宇宙之閒功名之表自有大人也

勳德碑

天以正統命帝元太祖皇帝奮起朔方博爾珠穆呼哩  
博勒呼齊拉袞四傑輔之滅克呀滅奈曼滅夏滅金乃  
有天下三分之二宋乘中華之運西距蜀楚東際吳越  
盡有荆揚益三州之野世祖皇帝詔運撫圖肆宏大略  
發兵二十萬授丞相巴延不三年而滅宋聖文神武固  
勞造化雋功偉烈實由折衝四傑開之於其前一相擴

之於其後國家接五帝三王之緒保無疆歷服至於億  
萬維年而功臣生分爵國死配廟廷有以也夫

勳德碑

丞相河南武定王

王名阿珠烏哩特氏初從父都帥公征西南夷有功  
中統三年拜征南都元帥將兵伐宋至元六年加同  
平章事十一年春入覲拜平章政事十二年留守揚  
州拜中書左丞相十三年秋兩淮平還朝第功加食  
邑二千戶二十四年薨年五十四

公沈幾有智謀臨陣對敵英毅果決氣蓋萬人癸丑歲

從父都帥公征西南夷率精兵為候騎所向摧陷莫敢  
攖其鋒至平大理收諸部降交趾踐宋境無不在焉其  
破水寨掀圍城奪鬪艦於馬湖舟指可掬索盜馬於山  
樛賊將生擒而又鏖戰三湘舉旗五陣是皆樹立之駿  
偉者也嘗蒙憲宗賞諭有阿珠未有名位挺身奉國特  
賜黃金三百兩以勉將來其降大任於公兆開於先者  
誠不偶然也初以郡王子公撰廟碑又云公祖諱蘇布特  
經略中原首攻桓州公先登丙子帝會諸將於圖喇河  
論曰默爾奇斯部未附曠為朕征之公即應詔選裨將  
阿勒楚爾領百人為候騎諭以方略彼勿為備大軍至  
陣蟻河上一戰而潰遂降其眾辛巳追默爾奇斯酋長

輝圖與欽察戰於玉峪敗之壬午太祖征回國其王  
委國而去命公逐之及於呼喇河戰不利公駐軍河東  
戒其眾人焚三炬既及逃匿海嶼則守其要害彼進退  
由布哈川追襲既未請征欽察竟收其境又與俄羅斯  
據不旬日瘕死癸未請征欽察竟收其境又與俄羅斯  
大小穆爾奇扎爾鏖戰降之丙戌取薩里輝和爾塔勒  
奇木等部又掠西蕃邊部庚寅太宗命睿宗循宋徽而  
北營取河南公亦在行是役也大敗金將哈達於三峯  
山王辰夏睿宗還駐官山留公總兵圍汴金主北走  
河尾敗於黃龍岡癸巳秋汴京降俘金妃后寶器獻闕  
下其冬圍金主於蔡甲午金亡時汴梁受兵日久歲荒  
民殍公下令縱其北渡俾就樂上詔諸王巴圖西征以  
公為先鋒遂擄巴齊克瑪妻于騰吉海辛丑諸王額  
勒本復從攻滿濟勒噶部其主奇哩克兵勢甚厲王  
分五道以進公出計挑誘至遼甯河大軍會戰不利乃  
於下流先渡直擣其城拔之公以歲戊申卒於圖喇河  
上壽七十三父諱烏蘭哈達太祖朝憲宗方髻齖以公





取戰獲軍聲大振

廟碑

四年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帖城等柵俘生口五萬人江陵晝鎖宋人聞我師還合謀選兩淮驍悍騎五千步萬人併力邀襄樊閒公謂諸將曰若不投宿江北恐落賊後遂自安灘濟江獨留精騎至牛心山下立虛寨設疑火夜半賊果至伏兵發斬首萬餘級

廟碑

初公過襄陽駐馬虎頭山指顧漢東白河口謂諸將曰若築壘于此以斷餉道襄陽可圖也議聞于朝許焉五年九月築鹿門新城白河等堡

廟碑

六年七月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以兵來爭又遣兵出沒東岸林谷閒公按觀兵勢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堡衆從之明日南船果趨新堡大破之殺溺生擒者五千獲戰艦百餘艘于是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率舟師來救某知府以百艘泊百丈山掣肘城役皆邀擊于灘灘敗走之裨將矮張以軍襖百舫躍入襄州尋乘輪船順流東走公與都帥劉整分艤戰艦以待燃薪照江兩岸如晝公追戰至檀門關擒矮張餘衆盡殪

廟碑

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郭重圍逼之襄樊兩城漢水出其  
閒宋人植木江中鎖以鐵絙中造浮梁樊恃此爲固我  
以機鋸斷木斧絙燔其橋襄援旣絕公率猛士攻而拔  
之襄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廟碑

秋七月奉命掠地淮東抵維揚城下彼以千騎出戰公  
伏師道左佯北賊果乘之擒騎將王都統廟碑

十一年正月公入覲因奏兵事曰臣久在行閒備見宋  
人兵弱于昔削平之期正在今日上付相臣議久不決  
公復奏曰今聖主臨御釋亂朝不取臣恐後日又難于

今日上喜曰卿言允契朕意詔以兵十萬付之廟碑

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生口四人問知宋沿江九郡  
精銳盡萃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閒騎兵不得護  
行兩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  
拖船入湖轉而下江便時雨九晝夜不息公料大軍方  
集餽餉不繼水陸兩閒進退無據吾大事去矣遂與丞  
相巴延議決意前進遂拖舟達江舍郢而去廟碑  
初過郢按行舟路經大澤中忽騎兵千人掩至時從騎  
纔數十人公卽奮槊馳擊所向披靡彼驚走追斬五百

餘級擒范趙二統制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守將  
翟貴迎降廟碑

十一月公往覘漢口兵勢時夏貴已鐵鎖大艦扼江漢  
口兩岸備禦堅嚴公曰可回舟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  
堡西沙武口入江夏甚便廟碑

十二月大軍至陽邏堡攻之不克公語丞相曰攻城下  
策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擣虛可  
以得志是夜雪大作黎明開霽公遙見南岸多露沙洲  
即率部曲徑渡令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戰公橫

身盪決蹀血大塵中流敗去得船千餘艘公登沙洲急  
擊樊岸步鬪開而復合者數四賊小卻出馬于岸遂苦  
戰破之追殺至鄂南門岸兵敗走夏貴聞公飛渡大驚  
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餘皆潰亂我軍乘之江水為赤  
湯邏堡亦拔盡得軍實丞相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  
公謂諸將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  
可以萬全水陸趨鄂焚其船三千艘煙焰漲天兩城大  
恐漢陽鄂渚皆投兵降廟碑

十二年正月黃蘄江州降公率舟師趨安慶范文虎出

降繼下池州賈似道統兵扼蕪湖遣宋京來請和廟碑  
二月似道師次丁家洲公與丞相議曰且和議未定閒  
昨我船出已亂射又執我邏騎四人宋人無信惟當進  
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若欲通和俟  
渠自來遂與前鋒孫虎臣對陣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  
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殿時我已令諸將順江兩勢  
樹礮擊其中堅南軍陣動趣我船急進公挺身登艦手  
柁衝船雷鼓大震喊聲動天地我師掠彼舟大呼曰宋  
人敗矣似道倉皇失措舳艫艦邊乍分乍合公以小旗

麾將校率輕銳橫擊深入宋軍大敗即回棹前走丞相  
以步騎夾岸掎之追奔百五十里殺溺死者蔽江而下  
獲戰艦二百餘艘都督府圖籍符印悉為我有軍資器  
仗狼藉不勝計是日似道以輕舸東走揚州夏貴走廬

州廟碑

朝廷以宋重兵皆駐江都臨安倚之為重四月命公圍  
守揚州公次真州與南兵戰珠金沙殲其千人獲鹽船  
三十艘既抵維揚視揚子橋河路漕真粟以助揚之即  
樹柵斷其餉道宋都督姜才領馬步二萬來爭期于必

取南軍夾河爲陣公麾騎士踰河直斫姜陣才所將多  
亡命叛降餘皆淮卒勁勇養銳日久戰數合堅不能卻  
我佯北才軍果逐之我奮而回戈萬矢雨集彼不能支  
騎先遁去我隨以鐵騎蹂之追奔斬截萬八千餘級兩  
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兵萬艘駐焦山東七月公登  
石公山遙而望之舳艫連接旌旂蔽江公曰可燒而走  
也遂擇伉健善殼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公居  
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著其篷檣煙焰赫赫窘無所出  
先是虎臣命前船悉沈鐵纜于江示以必死至是欲走

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鬪走追至圍山獲白鷄子七

百餘艘是後淮東諸城兵不敢出矣廟碑

十月拜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庭芝狡獪須  
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公駐兵瓜洲彼絕應援揚不  
能爲後患兵不血刃而兩浙平定公控制之力爲多廟碑  
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公謂諸將曰今宋  
已亡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聲援塞饜道尙  
恐東走通泰假息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拒高郵寶  
應糧運貯粟以備灣頭堡留屯新城用逼泰州又遣千

夫長巴延徹爾帥甲騎三百壯灣頭兵力仍諭之曰庭芝水路既阻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賊歸路六月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果犯丁村與我兵相抗至曉巴延徹爾來援所將皆精兵旗幟作雙赤月大軍望其塵起連呼曰丞相來矣南軍識其幟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百人庭芝挾姜才東走公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僅入泰州迺築壘以守之廟碑

七月朱煥以揚州降泰州守將開北門納我師執庭芝

等出繼奉命戮揚州市揚泰既下公申嚴士卒不得入

城致毫髮犯有武衛軍校掠民二馬卽斬以徇其號令

肅賞罰明有古名將風廟碑

九月兩淮悉平冬北覲見世祖于大明殿庭陳宋俘設

席讌賀因上奏曰是皆陛下威德所致臣何與焉第功

行賞實封泰興縣二千戶廟碑

二十三年奉命北伐叛王色埒默等明年凱旋繼西征

至哈喇和卓以疾薨廟碑

公貴而不有其位難而克任其責料敵明臨幾果聞敵

元朝名臣事略卷二  
所在忠勇奮發不俟嚴辦躍馬挺槊陷陣深入故士卒  
感服爭出死力南討北征四十年間大小百五十戰未  
嘗敗衄其追降生擒者皆釋而不問及處閒暇恂恂似  
不能言論者謂公智信仁勇四者兼備與孫吳合云  
廟碑

丞相楚國武定公

公名阿爾哈雅輝和爾氏初事帝潛邸至元元年由  
中書省郎中參議省事出僉河南行省轉廉訪使五  
年治兵于汴復同僉行中書省七年拜參知政事兼  
漢軍都元帥十一年拜中書右丞宋亡拜平章政事

十五年拜湖廣行省左丞相未行薨年六十

公幼聰穎而辯長躬農耕喟然曰大丈夫當立功國家  
何至與細民勤力畎畝釋耒去求讀北庭書一月而盡  
其師學甚爲舅氏實喇岱達爾罕所異歎曰而家門戶  
其由子大及從事大將卜鄰吉帶俾其子故中書右丞  
相呼魯不花從受北庭書又薦其忠謹得宿衛潛藩已  
未從濟江帝射虎未殪公捨馬而徒挺矛春殺之攻鄂  
先衆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喉出項帝勇之賜銀爲兩  
半百先是聞吐蕃有貯甘露寶函石室藏山穴者凡再



使求之皆為大蛇奇獸所懼莫致最後遣公至無所見

竟與俱歸

牧庵姚公撰神道碑

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塔察耳嘗有書帝忘

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出而決

神道碑

至元改元參議中書省事發言惟以當可事宜為心不

憚伯相而阿其所志人有小疵必白帝前眾畏其口

神道碑

五年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整為策襄陽吾故物由棄弗  
成使宋得竊築為強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可平帝大

然之徵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陽城白河別開行

中書省以先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為同僉凡襄鄧唐申

裕在太宗世所殘漢上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戶

賦寡者悉徙而南屯田給餉尋罷帥府詔故平章台丹

丞相史忠武公來涖師宋遣人餽鹽茗襄陽乃築長圍

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城峴首開省其

上兵興事劇星火公專人奏能日馳八百里

神道碑

七年拜參知河南行省事兼漢軍都元帥分將新軍四

千六百宋遣都統張貴張順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犒

師自萬山接戰二十里斬順殺溺過所當貴獨以餘衆  
入後水暴漲慮貴乘出下令軍中舟置鐙篝岸積薪櫛  
貴果結戰艦爲陣宵遁盡燃鐙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櫃

門關

神道碑

九年公請以西域礮攻樊城拔而屠之無噍類遺襄陽  
甚修移攻具臨之且曉守帥呂文煥君以孤軍禦我數  
年今鳥飛路絕帝實嘉能忠而主信降必尊官重賜以  
勸方來終不仇汝置死所也文煥感而出降詔公偕以  
入觀神道碑

十一年授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荆湖等路樞密院公  
策能籍民爲兵十萬合舊軍或丞相安童伯顏一人將  
之南伐宋社必墟制皆從之故大傅伯顏與忠武時皆  
以左丞相贈太保阿朮以平章與公及故平章文煥以  
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郢忠武疾還神道碑  
宋宿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爲城橫鐵絙鎖戰艦江中巢  
礮曠弩遏我舟師郢北黃灣岸西去江三里所港通藤  
湖達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拖舟入港丞相惟與公數十  
騎覘新郢趙范兩都統鼓伏兵發葭林諸將倉卒有未

甲者人人奮先歿其一軍兩將之首皆致行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復守臣翟貴逆降大軍去而復叛及漢陽故平章夏貴以制置舟師陳漢口水軍千戶馬成爲導由已未濟江沙武口渡入江拔陽邏青山白湖諸壁走貴軍鄂守張晏然王該王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冠關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无有奪菜秉耜者民爭德吾元仁政義聲恨服化晚檄下漢陽壽昌信陽德安

神道碑

大兵旣東分四萬人成鄂咨公留後自陽邏置驛以便行商至蔡方請移師江陵而荆闔安撫高世傑將艤艘千六百艘卒二萬規襲鄂公分兵禦之大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下岳承制以守臣孟之紹爲安撫使卽西師至公安誓曰自今功者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萬夫取進止因南風火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屠之江陵精銳於是焉盡制使朱禛孫辭疾高節度達出降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荆門隨郢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食惇養詔以世傑窮而來歸棄江陵市襪孫徵至京師死猶沒入其妻子還公于鄂

神道碑

初公下江陵驛聞大譙三日曉近臣曰巴延東兵阿爾  
哈雅孤軍成鄂朕嘗深憂或荆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  
未牢必翻城爲應根本斯蹶孰謂小北庭人能覆全荆  
江浙聞是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無後虞卽封江陵民  
千家

神道碑

公移兵長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滉柱江中自喬口至  
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帥李芾  
速下以活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答乃令諸將畫地分  
圍決隍水以樹梯衝礮鐵壩石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

甚責戰益急申命諸將凡所由久頓兵者卒伍前驅諸  
將安行其後也自今萬夫千夫百夫長皆居前列有退  
衄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語諸將曰國家爲制  
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帝諭  
巴延以曹彬不殺旨也其屈法生之發倉以賑餓人傳  
檄榔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袁連皆下之

神道碑

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  
嚴關敗馬都統臨川陳張兩總管小溶江諭經略馬暨  
不下凡攻四十餘日而拔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

民性驚囂易叛難服不重典刑之廣西他州不可言以  
綏徠其阬之市斬暨傳檄下柳鬱林橫邕廉象潯藤梧  
貴昭融賓宜賀化高容欽雷爲州二十廣肇慶德慶封  
爲州三特磨農士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內屬乃闡全  
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遞舟承制以萬戶史格行宣慰  
司靖江神道碑  
公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改元海中以爵昭人規復其  
舊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  
倫大或集衆數萬小亦千數在在爲羣與江之北黃蘄

相煽以動皆削平之

神道碑

宋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瓊詔公討之且略地海外  
無爲賊巢過柳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蹄地出泉  
人資沃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僞安撫趙與珞已成海南  
白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擊與珞并獲僞使  
冉安國黃之紀皆磔之諭降瓊南甯萬安吉陽聞僞王  
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經略會衛王死崖山乃還復  
諭降八番以其酋龍文貌入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伐  
交趾其君蹈海去得文毅昭國兩王以歸神道碑

燧嘗讀望諸君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  
 未嘗不興慨嘆于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為奇貨思圖  
 形丹青垂譽竹帛于今與後者如取諸懷及襄陽下方  
 成淮西功已不出乎已大師南伐復分兵淮東渡江捷  
 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忌耶又劉  
 碑云始上書策宋必平時廷臣譚然異之以為虛國病  
 民未見收其成功可歲月計者不謀一喙而天聰獨奮  
 然曰惟汝予同為之興兵如所策圍襄陽而宋宿援師  
 十萬於郢訖不可前乃遣閒懷僞燕郡王昌化軍節度  
 使告身金印牙符聲致之公以幸吾元假手以甘心也  
 公聞之待罪闕下詔磔死間俾中書移書讓其謀國臣  
 曰汝禮義邦乃今出盜賊計誣我大臣大賚加公還之  
 於軍襄陽既下詔丞相巴延將數十萬眾浮漢濟江俾

公別將數萬眾遊擊淮南公銳欲濟江為首帥者累不  
 可曰吾受詔特綴敵兵使無西耳濟江非所聞也及承  
 相入鄂捷至公失聲曰首帥東縛乎我顧乃成而公鼓  
 功後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其夕憤惋以死而公鼓  
 其孤軍留成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至力取利盡  
 海表圖地籍民半宋疆理最所下州荆之南十四淮西  
 四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海南各四凡  
 五十八自餘洞夷山獠荷氍被毳大主小酋基錯輻裂  
 連數千里受糜聽令者猶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  
 雷霆之餘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  
 省幕戎麾與所受降登宰相位者二蒙古岱阿曠罕平

章十二鄂囉齊呼圖克特穆爾阿里史格呂文煥特穆爾巴哈李庭李恆張宏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索多完顏諾海達春伊呀訥左丞四塔齊哈唐古岱劉深趙脩己叅政十三賈文備鄭伊克何璋張鼎樊楫朱國寶張榮實囊嘉特烏瑪喇博囉和塔拉高達馬應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觀出其門者衆多又足徵公善推勞人也

神道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三

元 蘇 天 爵 撰

太師廣平貞憲王

王名伊實阿爾拉氏賜號伊嚕勒諾延初襲父職爲右萬戶至元十二年拜御史大夫二十四年將兵平納延以功加太傅二十九年加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三十一年進太師元貞元年薨年五十四

公小字伊實迨至貴顯寵以不名賜號伊嚕勒諾延譯

云能官也

高唐閻公撰勲德碑

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戶位諸將之上首以公之祖  
博爾珠居右博爾珠贈太師諡武忠善戰知兵太祖在  
潛共履艱危征伐四出無往不從時諸部  
未甯每遇武忠警夜寢必安枕寓直于內與語或至達  
旦默爾奇斯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  
趨輜重則御勒已還臥憩車中聞武忠至曰此天贊我  
也及得天下君臣之分益密武忠既老以病薨子博囉  
爵台襲公弱歲襲爵統按台部眾器量宏達襟度淵深莫  
測其際世祖聞其賢驛召起闕見其丰骨龐厚解御服  
銀貂以賜國朝重太官內膳之選特命公領其事侍宴  
內殿公起行酒詔諸王妃皆執婦道勲德碑  
至元十二年拜御史大夫公長臺憲務振宏綱弗親細

故興利之臣欲援亡金舊制併憲司入漕府他日當政  
者又請以郡府之吏互照憲司檢底公言風憲所以戢  
姦若是有傷監臨之體其議乃格勲德碑  
公事上遇下一本於誠事有廷辯當雷霆之下辭益鯁  
直天顏爲之霽威勲德碑  
二十四年宗王納延叛東鄙世祖躬行天討命公總戎  
以先之大駕至半道則公已退敵僵尸覆野數旬之間  
三戰三捷獲納延以獻詔選乘輿駝畜百蹄勞公公謝  
曰天威所臨如風偃草臣何力之有駕還留公勦絕餘



黨執其酋金嘉努獻俘于朝同惡數人戮之軍前明年  
納延餘燼哈坦多羅干復叛再命公出師兩與敵遇皆  
敗之追及兩河威乘破竹敵眾大帥酋長遁去時已盛  
冬聲言駐兵俟春方進忽倍道兼行過黑龍江往擣巢  
穴殺戮殆盡其酋莫知所終夷其城郭鎮撫遺黎而還  
國家承平日久變生肘腋貽九重宵旰之憂公英猷載  
奮不期月而三叛悉平詔憫其勞加太傅開府儀同三  
司申命禦邊杭愛勲德碑  
二十九年加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宗藩帥鉞一切

稟命于公特賜步輦入內位望之崇廷臣無出其右勲德碑

三十年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公為輔行請授儲闈舊  
璽詔從之勲德碑

鼎湖上仙公奉鑾馭而南宗室諸王畢會上都定策之  
際公起謂皇兄晉王曰宮車晏駕已踰三月神器不可  
久虛宗祧不可乏主疇昔儲闈符璽既有所歸王為宗  
盟之長奚俟而勿言王遽曰皇帝踐祚願北面事之于  
是宗親大臣合辭勸進公復坐曰大事已定吾死且無

憾惟公一言合臣民共戴之誠成先皇付託之意勳德碑

上即位進秩太師佩以尚方玉帶寶服還鎮北邊勳德碑

元貞元年冬議邊事入朝兩宮錫宴酬酢盡歡如家人

父子然還鎮有期不幸遘疾以十一月某日薨勳德碑

太師淇陽忠武王

王名伊徹察喇學順氏至元十八年由宿衛官拜宣

徽使三十年拜知樞密院事明年加太保錄軍國重

事樞密宣徽使如故大德四年進太師至大元年拜

和林行省右丞相封淇陽王四年朝京師薨年六十

五

王性仁厚勤儉事母備諸孝敬姿貌英偉望之如神世

祖雅聞其賢復憫其父之死事也年十六召見容止端

重奏對詳明上驚喜曰實勅們有子矣王曾大父博勒呼自太祖蚤年

已見神聖委心臣事大業肇基身餘百戰竟薨于敵是時官制簡古止為第一千戶大父托歡嗣父官佐憲宗

四征不庭日闢土疆父實勅們恆鎮徽外從征方詔懷服諸蠻邁疾薨于軍 卽命領四集賽

太官集賽者國制分宿衛供奉之士為四番番三晝夜

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之政令集賽之長皆總焉清河

元公撰勳德碑

元朝名臣事略 卷三  
至元十一年長一集賽明年詔曰伊徹察喇秉心忠實  
執事敬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曉暢朝章用輒稱旨不  
可以其年小而遲其官可代錫津為宣徽使勲德碑  
二十六年上討反者于杭愛皆陳王奏曰丞相安國巴  
延御史大夫伊嚕勒皆嘗受命征戰三人者臣不可以  
後之今勅賊逆命敢禦天戈陛下憐臣賜臣一戰上曰  
乃祖博勒呼佐我太祖無征不在無戰不克其勲大矣  
卿以為安國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多自恥不逮  
然親屬橐鞬恭衛朝夕俾予一人不逢不若爾功非小

何必身編行伍手事斬馘乃始快心耶

勲德碑

二十七年僧格既立尚書省箛鼓上聽殺異己者箝天  
下口以刑爵為貨而販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  
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不四年紀綱大紊人心  
駭愕尚書平章政事伊蘇岱爾王之太官屬也潛以其  
事告王王奮然奏劾僧格伏誅上曰伊徹察喇口伐大  
姦發其蒙蔽乃以沒入僧格黃金四百兩白銀三千五  
百兩及水田水磴別墅賞其清強勲德碑  
僧格既敗上以湖廣行省西連蕃洞諸蠻南接交趾島

夷延袤數千里其間土沃而人夥畝丁溪子善驚好鬪  
非賢方伯不能撫安王舉哈喇哈斯達爾罕以爲其省  
平章政事凡八年威德交孚蜚聲海外入爲丞相天下  
稱賢勳德碑

二十八年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  
東入潞河則江淮之舟旣達廣濟渠直泊於都城之滙  
上亟欲其成又不欲役及細民勅四集賽人及諸府人  
興鑿所司高深之分賦之刻日使畢王率其屬著役者  
服操畚鍤卽所賦以倡趨者如雲依刻而渠成賜渠名

通惠河而河爲公私大利上語近臣曰是渠非伊徹察  
喇身率眾手成不亟也勳德碑

成宗登極制曰伊徹察喇盡其誠力深其謀謨抒忠于  
國流惠于人可加開府儀同三司太保錄軍國重事樞  
密宣徽使如故勳德碑

大德四年拜太師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都勒幹據之  
不奉正朔垂五十年時入爲寇恆命親王統左右部宗  
王諸帥屯列大軍備其衝突五年朝議北師少怠紀律  
或失命王亞晉王以督之是年海都都勒幹入寇我爲

五軍王將其一鋒交軍頗不利王視之怒被甲持矛身先陷陣一軍隨之出敵之背五軍合擊敵大崩潰海都都勒幹遁去王亦罷兵歸鎮賞功謀罪恩威服于敵人厥後都勒幹來請臣附時武宗亦在軍王遣使與武宗及諸王將帥議曰都勒幹請降爲我大利固當待命于上然往返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爲國大患人民困于轉輸將士罷于討伐無有已時矣都勒幹之妻我弟瑪古哈喇之妹也宜遣報使許其臣附眾議爲允旣遣始以事聞上以公深識機宜旣而瑪古哈喇復命由

是叛人稍稍來歸

勳德碑

十年冬叛王默哩特穆爾等屯于金山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王以諸軍繼往壓之以威啖之以利默哩特穆爾乃降其部人驚潰王遣圖們特穆爾察呼將萬眾深入其部人亦降徹伯爾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眾至是我軍掩取其妻子及部人兩部凡十餘萬口

勳德碑

至大元年王遣使奏曰諸王托和木本懷攜貳而徹伯爾游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倘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

顧爲國患臣以爲昔者都勒幹先眾請和雖死宜遣使  
安撫其子庫春使不我異又諸部旣已歸明我之牧地  
不足宜處諸降人于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  
食旣饒又成重成就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奏入上  
曰是謀甚善公宜移軍阿達哈薩音薩哈地王旣移軍  
徹伯爾托和木欲奔庫春不敢納去留無所遂相率來  
降于是北邊以甯勲德碑  
上詔王曰公之先佐我祖宗常爲大將攻城戰野勲烈  
甚善公國之元老宣忠底績清謐中外朕昔入繼大統

公之謀猷甚多今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公爲右丞  
相依前太師錄軍國重事特封淇陽王佩黃金印宗藩  
將領實瞻卿麾進退其益懋乃德悉乃心力毋替所服

勲德碑

四年王入朝仁宗燕之于大明殿眷禮優重九月六日

疾病勅御醫數輩診療越三日薨勲德碑

樞密句容武毅王

王名托克托呼欽察氏世爲欽察國主國亡率其種  
人入宿衛至元十四年王將兵北伐有功除同知太

僕院事改衛尉院事領羣牧司事二十二年拜樞密副使攝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大德元年遷同知樞密院事是歲薨年六十

公欽察人其先係武平北哲琳川按塔哈山部族後徙西北絕域有山曰伊塔巴爾襟帶二河左曰約羅右曰伊蘇定居焉自號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輒出川原平衍草木盛茂土產宜馬富者有馬至萬計俗衽金革勇猛剛烈蓋風土使然公之始祖庫楚克高祖蘇穆爾曾祖伊納克實世爲欽察國主太

祖征默爾奇斯其主輝圖奔欽察遣使諭伊納克實曰汝奚匿予負箭之糜亟以相還不然禍且及汝伊納克實謂使者曰逃鵠之雀翳蒼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耶歲丁酉憲宗在潛邸奉命薄伐兵已扣境公之父巴圖徹爾舉族迎降從征默爾奇斯國世祖征大理伐宋渡江率其種百人侍左右以其俗善芻牧俾掌尙方馬畜歲時具馬漣以進其色清徹號黑馬乳因目其屬曰哈喇齊蓋華言黑也中統初同氣有鬪牆之釁靖亂第功賞銀百兩公年逾弱冠亦以功受銀五十兩巴圖徹

爾卒乃襲父職備宿衛

高唐閻公撰紀績碑

宗室海都粵自先朝畔渙朔方國家根本之地在北詔遣皇子北平王率諸王鎮守之至元十四年諸王托克托穆爾錫里濟叛北平諸部暨祖宗所建大帳盡為所掠公請為國宣力率兵討叛以其年三月敗敵將多爾濟斡于納琳布拉邀諸部以還夏四月應昌部族珠爾噶岱構亂托克托穆爾聞之引兵相應中途遇公將會戰擒其偵高者數十騎敵乃引退珠爾噶岱勢孤不能振尋即殄滅夏六月聞敵駐圖喇河馳至河上追奔逐

北三宿而後返秋八月復敗敵于斡埤河獲所掠祖宗

大帳北平部眾悉追還之

紀績碑

詔公率欽察驍騎千人從大軍北伐十五年正月追錫里濟過金山擒扎哈台等以獻繼敗庫春等被創力戰獲輜重羊馬甚眾

紀績碑

有旨欽察種人或隸諸王或在民編皆命析出隸公部伍于是戶給楮幣二千緡歲賜粟帛擇材堪宿衛者從事輦轂

紀績碑

二十三年置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公以樞密副使攝都



指揮使衛之官屬聽以公宗族將吏為之夏五月海都兵犯金山詔公與大將托多爾海共為守禦計紀績碑二十四年春東藩諸王納延叛陰結其屬額布根錫里哈于北邊謀者二人至軍中為公所執盡得其情遣使以聞且言宜召錫里哈等赴闕一日錫里哈設宴召公及托多爾海托多爾海將往公止之曰彼包藏禍心吾屬至必被擒大軍誰與統屬遂不往尋有旨令錫里哈入朝將東道進公言于北安王曰若輩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進既而有言額布

根叛者眾欲先聞于朝然後發兵公言兵貴神速吾盡忠於國當臨事制宜若彼果叛兵至可即屠之否則與約而還眾以為然即日啟行公為前鋒疾驅七晝夜渡圖喇河與額布根戰于博恰嶺彼大敗俘獲無算額布根僅以身免紀績碑

世祖親征納延聞額布根敗走遣使諭公收其餘黨沿河而下遇叛王特爾格軍萬騎擊走之獲納延羣牧馬畜擒叛王哈喇婁等獻俘行在所悉誅之欽察喀喇之屬自叛所來歸者即以付公始置哈喇婁萬戶府欽察

之散處安西諸王部下悉令公統之紀績碑

冬十月納延餘黨復萌成宗時在儲闈詔命公扈從往征之十一月兵至哈拉哀誅烏塔礪等降其部曲紀績碑

二十五年諸王伊奇哩部眾為叛王哈喇哈斯所掠遣使告急公復奉命從成宗率師往援夏五月與敵戰于烏爾呼彼軍敗衄伊奇哩部眾盡復師還至哈拉哀山聞叛王哈坦軼我邊鄙宵濟古烈河大敗敵軍哈坦脫身奔竄遼左諸部悉為我有乃置東路萬戶府鎮守其

地紀績碑

二十六年春從皇孫晉王征海都夏六月兵抵杭愛嶺敵先據險我師失地為敵所薄軍士隨潰公一軍獨前鏖戰久之翼衛晉王而出行至信宿聞襲騎在後公選精銳為殿設伏以待之襲騎聞之遂不敢進紀績碑

秋七月世祖巡幸北邊褒諭公曰惟昔聖祖肇基失利于斡罕一二蓋臣同飲班珠河水者至今稱之卿赤心衛社稷馳譽朔南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卿其勉旃還至京師會宴羣臣復諭公曰朔方人來海都有言杭愛之役使彼邊將人人善戰如托克托呼吾屬安所措矣凡

有功將士可令見朕欲面加優賞公言慶賞之典蒙古將士宜先之世祖曰卿毋飾讓若輩誠居汝曹之右盍效汝曹力戰耶明日召諸將士頒賞有差

紀績碑

二十八年秋公率哈喇齊萬人北獵罕達該敵眾將入寇知公在邊遂引去

紀績碑

二十九年秋略地金山擄海都之黨二千餘戶還駐和林

紀績碑

三十年春有詔進取奇爾濟蘇師次謙河冰行數晝夜至其境盡收五部之眾屯兵鎮守之遣使奏功進秩龍

虎衛上將軍仍給行樞密院印以便文移夏五月海都聞公取奇爾濟蘇引兵至謙河復為公所敗擒其將博

囉齊一歲之間三著雋功

紀績碑

成宗即位以邊圉事重須公鎮守有旨無預朝會

紀績碑

元貞二年秋宗室諸王附海都者率眾來歸邊民驚擾往往逃匿山谷公率兵直抵金山伊嚕哈斯界餉饋資

紀績碑

糧安集眾庶導諸王永和爾等入朝公為將鷲猛先期制敵應變如神尤善激昂士氣臨陣誓師人百其勇至若出司閫鉞入贊機樞忠國大計知

元朝名臣事略卷四  
三  
無不言古之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公見之  
紀績

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四  
蘇天爵撰  
王名諤勒哲圖卜布延氏中統三年以大臣子選侍  
東宮署詹事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罷拜中書右丞  
相加太傅錄軍國重事居相位十三年大德七年薨  
年五十八  
中統三年封皇子為燕王領中書省是為裕宗詔選王  
府僚屬聞公之賢即以應選久之署東宮詹事長入籌

元朝名臣事略卷四

丞相興元忠憲王  
蘇天爵撰

王名諤勒哲圖卜布延氏中統三年以大臣子選侍  
東宮署詹事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罷拜中書右丞  
相加太傅錄軍國重事居相位十三年大德七年薨  
年五十八

中統三年封皇子為燕王領中書省是為裕宗詔選王  
府僚屬聞公之賢即以應選久之署東宮詹事長入籌

帷幄出掌環外小心畏慎夙夜在公裕皇甚器重之一

日會宴宗室指公語衆曰先正有言爲人上者當務親

善遠惡善人如諤勒哲豈易得哉高唐閻公撰勳德碑又云公祖圖薩乘

時草昧從太祖起朔方平諸郡歲壬辰太宗大舉伐金

六師趨汴先期命睿宗由陝右進以圖薩爲前鋒取道

金房絕漢上流畧襄陽方城而北破金卒二十萬於陽

翟金亡有事于蜀襲武休興元閬利諸州拜都元帥辛

丑取成都誅宋將陳隆之西蜀以平父錫津早侍潛邸

中統元年天戈北舉捍禦不虞率身先之還拜宣徽使

四年進中書右丞相時朝制草創登政府者

多宿儒耆德相與訐謨廟堂皆經國永圖

鶴馭上賓仍主東宮衛兵成宗以皇孫伐叛北方詔公

總治軍旅輔行者凡再勳德碑

至元末姦臣竊弄威福事敗伏辜端揆難其人博選于

衆無以踰公乃拜中書右丞相登進善良湔除弊法朝

政煥然一新方權姦之熾分遣使者乘傳諸道以會計

爲名肆爲掎克公私騷然公爲奏請自中統初積歲逋

懸一切釋而勿論迄今人賴其利勳德碑

公承玉几末命參定大策內稟皇太后睿謀外合宗親

大臣之議居家宰統百官者踰三月古之所謂不動聲

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惟公足以當之勳德碑

成宗纂承大統首議加上祖考尊諡致隆福長樂之養

元明各事各卷四

二

分寶展親大賚四海島夷天下之治一以倚公公在相  
位上體淵衷勤郵民隱數下寬大之詔散財發粟鉅萬  
計宣布皇仁斯亦至矣勳德碑

大德四年加太傅錄軍國重事內秉鈞衡外綜邊務位  
望益崇股肱心膂之託益重勳德碑

天佑皇元宗臣碩輔稟靈河嶽者不爲不衆若夫忠盡  
傳家游履上台績用著于累朝處中書十有二考惟公  
一人當其四罪咸服治底雍熙旣彰世祖知人之明至  
于運佐重光元貞載造偃革以宅南交睦族以協萬邦

拯災救患博施濟衆克廣聖朝安民之惠致君唐虞之  
效昭然在人耳目矣勳德碑

丞相順德忠獻王

王名哈喇哈斯威喇諾爾氏至元九年朝廷錄勳臣  
後拜宿衛官襲號達爾罕二十二年拜太宗正二十  
八年拜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大德二年拜江浙行省  
左丞相是年入拜中書左丞相七年拜右丞相十一  
年夏陞和林宣慰司爲行省王以太傅行省事至大  
元年薨年五十二

王甫及歲而識悟異凡兒目不視戲稍長善騎射尤習

國書聞儒者談輒喜中庵劉公撰勲德碑

至元壬申世祖錄勲臣後一見異之命襲號達爾罕王曾

祖奇爾實勒以才遇太祖於龍飛見躍之際知幹罕將襲之趣告帝為備果至我兵縱擊大破之尋併其眾以

功擢千戶錫號達爾罕時官制惟左右萬戶次千戶非勲戚不與達爾罕譯言一國之長帝謂侍臣彼家不識

天意故來相害是人告我殆天所使我許為自在達爾罕矣祖巴哩察從睿皇取汴蔡滅金丙申錫分邑順德

考囊嘉特從憲宗伐蜀戊午薨於軍長宿衛百人夙夜共職惟謹嘗獵馬

躓傷面上直如常帝命醫視眷益重勲德碑

甲戌冬十月帝獵賽音布拉克歸語皇太子曰達爾罕

非常人比可善遇之江左平賜廉欽二州益其邑勲德碑

乙酉拜太宗正時郡縣囚盜詐者上宗正決屬當遣使

決死囚諸道王重按獄詞小不具悉令覆勘奏決者僅

六十人耳尋赦下所活數百人大同民羣鬪毆鷹房三

人死近臣以變聞帝怒亟遣王治止坐其首鬪者京師

有以偽造楮幣連富民百餘家盡釋之保定諸郡旱民

當輸米京師多以輕資就糴有司據為奸欲沒其產賞

告者王得其情皆縱去曰舍貴就賤民便事集又何罪

為勲德碑

柄臣擅威福益橫知王惡已忌之數曲爲邀致竟不一  
往其家僮冒殺禁牛有司莫敢詰王致以法益忌謀撓  
王以多事奏請江南囚亦隸大宗正洩決王曰彼閭民  
教令未孚若一切繩之恐生亂帝是之而止勲德碑  
辛卯帝念湖廣失治欲遣近臣往莫宜王臺臣奏達爾  
罕在宗正決獄平卽去恐難其人帝曰彼地朕嘗駐蹕  
治非斯人不可王遂行授湖廣省平章政事勲德碑  
湖廣南瞰交趾占城西掖蜀西南接南詔東連吳會境  
壤且萬里而八番兩江蠻獠布溪峒間虺蛇起伏跳跟

小戾則相讎殺攻剽無時故治視他省劇甚王至審利  
病度先後簡僚佐撫兵民威行德流善遂頑革錢粟刑  
獄井井有條勲德碑

自宋時有巨盜嘯黨出沒湖湘殆二十年不可制王選  
士付以方略悉擒誅之江州隸江西省有猾民餌官府  
恣虐凡剽船江中羣盜皆與爲根穴交通王知狀徑縛  
以來百救莫施卒寘於死遠近震悚勲德碑  
壬辰置行樞密院兵民政分勢不相營奸寇伺發溪峒  
以鬩王入覲列其不便罷之帝問王人言廉訪官反撓



吏治朕已令視之卿謂若何王曰憲司職糾姦弊貪吏所疾妄為謗耳帝以為然勳德碑邊將征交趾出其境王戒曰無擾吾民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夫長一軍肅然乃上奏曰往年遠征無功民瘡痛未蘇乃復有事非國善謀也又發湖湘富民屯田廣西為圖交趾計王以徙民瘴鄉事固難成必且怨叛遣使密奏吏抱券請署不答俄使還報罷民大悅已而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戶五千屯田襟要謂士不死瘴癘餽餉有餘蓄實空荒之地為邕管之蔽制諸蠻控交趾

其利有六王喜與之牛種農器置長統焉聞諸朝到於今便之勳德碑

湖廣舊無夏稅柄臣援唐宋末世為徵王曰衰弊之政聖朝可行耶竟奏罷常澧辰等州大水漂民廬多死者王亟發廩為之振慰凡災皆如之勳德碑

甲午春正月世皇登遐王謹斥候戒不虞境內甯肅勳德碑

大德戊戌九月朝於上都帝嘉其績授光祿大夫左丞相行省江浙視政凡七日綱舉七十餘事民風吏習翕

然為變入為中書左丞相杭之耆庶伏地攀泣馬不得

前勲德碑

王既當鈞軸益以天下自任每退食延見四方賓使訪以物情得失吏治否臧人材顯晦年穀豐歉採可行行之凡論議先以國典參以古制揆以時宜必當而後已其可否事猶元化之運順無留滯惟不言利不喜變更

一以節用愛民重名爵為務勲德碑

京都未有孔子廟而國學寓他署王喟然曰首善之地風化攸出不可忘乃奏營廟學嘗躬為臨視既成朝野

瞻聳選名儒為學官奏遣近臣子弟入學而四方來學者益眾又郊祀久未遑王總羣議奏行之勲德碑

辛丑同列以劉深議倡言世祖以神武開一統功蓋萬世陛下未有伐國拓地之舉以彰休烈西南夷八百媳婦國弗率可命將往征王謂山嶠小夷去中國遼絕第可善諭向化苟將非其人未見所利勿聽竟奏發湖廣兵二萬人丁壯役餽輓數十萬將失紀律果無功而還諸蠻要擊饑疫相仍比至將士存者纔十一二會赦有司議釋將罪王曰微名首釁陷失士馬非常罪比不誅

無以謝天下奏誅之

勲德碑

癸卯秋拜中書右丞相王常言治道先守令至是選掄益詳時號得人定官吏賊罪十二章及丁憂婚聘盜賊等制禁獸戶專山澤之利每歲春大駕幸上都王必留守其重可知已時帝疾連歲權移中闈羣邪交扇勢焰翕忽王以身維之奸不得逞事以無撓

勲德碑

丙午加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置僚屬奏修功臣傳

勲德碑

冬十有二月帝不豫王入侍醫藥出總宿衛且理幾務

諸藩王欲入侍疾王拒之

勲德碑

丁未春正月宸御晚駕時武宗撫兵居北王封府庫稱疾卧闕下理幾務如故中闈以奸臣謀絕北道驛欲行祈廟禮王格其事密記授使間走踰兩驛始得傳馳報武宗諸懷詐者數欲害王王不為動內外慄慄視王以安會仁宗擒滅其黨發使迎武宗四月仁宗及皇太后如上都王繼往五月武宗即位加太保錄軍國重事

勲德碑

和林控北邊始置宣慰時諸部落降者百餘萬口乃罷

元朝名臣事略

卷四

九

宣慰詔王以太傅爲左丞相行省事賜楮幣十五萬緡黃金贏十二鑑白金二千五百兩帛四百端乳馬六十匹至和林獲盜米商衣者卽斬以徇攘竊屏息行旅爲便分遣使發廩振降口復奏請錢七千三百萬緡帛稱是易牛羊給之又給網數千令取魚食遠者厄大雪金山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餽米數萬石牛羊稱之又度地立兩倉積米以待來者全活不可勝紀有飢乏不能達和林往往以其男女弟姪易米以活皆贖歸之和林歲糴軍餉恆數十萬主吏視利繆出納

囊橐滋弊久矣立法遏其源稱海屯田廢弛重爲經理歲得米二十餘萬斛益購工治器擇軍中曉耕稼者雜教部落又浚古渠溉田數千頃穀以恆賤邊政大治

碑

德勳

至大改元帝賜大帳如親王制諸藩稟命戎事則以宴之仍賜酒米百斛天下傾耳以俟復召是冬十一月邁疾召其屬曰吾不起矣不得報國矣汝曹各自勉此閒金穀勿遺朝廷慮其屬以聞帝驚愕命醫偕其子托歡行以閏月某日薨於和林天雨木冰連日帝大傷悼敕

大興尹買葬地於平陽山南原曰使天下後世知吾賢相爾

勳德碑

王神宇清偉簡重寡言不見喜愠望之儼然知其爲公輔器其在宗正也從世皇北巡平宗王亂初入叛境王率三百騎猝與敵遇徐整騎突出敵背連發矢殪數人敵披靡帝壯之其在中書也引儒生討論墳典至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臯陶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歎曰人生不知書可乎乃館士教其子學由是而觀王之文武志略本乎天性奮身逢時發於真誠故其功業之見於

世剛明正大巍巍焯焯如此嗚呼古所謂大臣者王爲無愧矣

勳德碑

皇元聖聖相承天祐生賢相將臣炳烈相望人才於斯爲盛若夫懷遠圖而略近功先大綱而後小數蘊江海之量負山嶽之重不威而令行不言而人服處難而無所惑履變而不可奪端委雍容而朝廷尊安天下受其賜惟忠獻王其人乎

勳德碑

平章魯國文貞公

公名博果密喀喇氏由國學生擢利用少監出爲燕

南提刑按察使召爲參議中書省事歷吏工刑三部  
尙書拜翰林學士承旨至元二十八年拜中書平章  
政事三十一年出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將行留爲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大德二年加行御史中  
丞領侍儀司事四年薨年四十六

喀喇卽漢高車其國內屬質貴族子十人燕真年最少  
世祖時猶王也莊聖太后遣之入侍嘗同卧起寒暑飢  
渴曾不告勞公其元子幼事裕廟於東宮後因簡拔衛  
士子廩以官帑俾師贊善王恂公在其間恂從北征太

傅魏國許文正公辭中書左揆拜集賢大學士  
酒勅胄子與嘗游恂門者皆從之學公年十二穎異強  
敏志力兼人太傅非旬休不至家恐妨授徒每令諸生  
直日以謝客至公則持書崇朝永夕坐中門不移否則  
擁篲掃灑褰簾操杖出必乘馬導前無馬徒從循循安  
之其敬以孝猶子事父唯恐斯須仁義之言不聞道德  
光輝不接也太傅異之易其國言博果密者爲時用字  
用臣固已見期用世矣他日誦說餘力纂記爲帙上起  
唐虞下逮遼金帝王名諡統系歲年在位久近皆能闡

誦帝嘗試之立應無滯

牧庵姚公撰神道碑

舉國學生驛致上都布官中書宥密憲臺公少利用監出副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尋真為使或訟靜之守臣盜官帑廩靜隸河東山西道彼自有使敕不遣俾公即按歸報合旨賜白金千兩鈔五千貫

神道碑

二十年宣政使僧格方見寵茶酒盧世榮阿以進言臣能使天下賦入倍其舊十帝以問公對曰漢唐聚斂之臣如桑宏羊劉晏世主初亦賞其納忠及後賦國病民怨歸于上而始加誅雖足少謝天下而亦貽議千古臣

願陛下無納其謀帝弗善之以世榮為中書右丞俾公

參議省事公辭以疾世榮纔一年敗誅帝謂公曰朕甚

負愧於卿

神道碑

為吏曹歷工曹轉刑曹凡三為尚書其位士師用獄惟理詰折俾自屈服不加撈掠

神道碑

河東山西道憲使貸母錢天府約歲輸羊為角如千千馬為蹄如千百至則悉賦所部州縣而抑其估為民所訟敕公鞠於大同入境歲荒發廩而始治獄得其不法百餘事罪當死服辭皆具邇臣與有故者為之解脫顧

讒公以問獄行不俟報可而擅發廩率作違制帝曰出使之臣身見歲惡須請而發民殍死矣何罪惟移囚至京師公節陳款辭百無一遺制又覆問使榜掠汝乎對以未嘗曰未嘗則汝受其辜何枉遂尸之市神道碑戰將某有功北陲求欽察之奴人者皆良爲兵隸已麾下制可乃多取編氓入籍中書遣僉行省臣王國用覈之爲所釐正什七遂讒其專行不奉詔帝怒欲斬之刑曹受成命矣公入陳救惟以欽察之奴人者出而爲兵未聞以編氓隸欽察或西域河西諸人例此雜取編氓

以益其軍則天下之戶耗矣國用之忠宜旌何事而誅譬解數四而免神道碑

北京地大震陷城郭壓死人民不可紀極敕遣一國人平章振卹之卽其地娶三妻歸公入問旣失上遣大臣救災之旨且缺民望其人庭辯不服至以詈婦人言者相加公曰汝妾事盜殺臣之子又爲盜殺臣制服孰爲非夫孰爲非夫其人汗愧噎默莫對會太官將午舉皆趨出帝顧謂左右曰若人平時似不能言及其辯事吐詞鋒出人有不及嬰者神道碑



二十四年僧格憤中書殺世榮奏立尙書省盡統中書  
六曹誣殺參政楊居寬郭佑中外爲之不寒而凜大爲  
句考無遺利矣勢焰薰天求及門者如輻輳轂自平章  
而下省退則送歸其第一旦獨延公至堂貌敬而忌忮  
日深諷巨商僞爲訟寃入大珠貨公及拒不受伺其退  
食必欲罪其不坐刑曹闔省叩請而免遂疾帝還自上  
都輦載其弟伊埒薩巴謂曰而兄必以某日來迎果以  
其日公立道周見其孱瘠曰卿耽苦於書致者顧當國  
臣問祿幾何對以滿病告者率不給帝曰其父童卯事

朕恪勤至死是又朕所教育貧不能家何以告爲其盡  
以給且厚賜之

神道碑

二十八年僧格伏誅帝畋遼北召至行殿廢是省還六  
曹中書欲用爲丞相公辭丞相惟國人義爲曩籍盜殺  
臣獲黑簿盡疏八賄其家主名東宮之臣惟無諤勒哲  
帝嘗譽曰佳兒我將資汝如斯人者義爲乃以爲中書  
丞相拜公平章政事恩眷日隆大政疑令動見諮諏引  
右丞何榮祖同平章屏棄凶邪崇拔善良飭爲吏者皆  
親經術一蠲苛覈之法人心熙洽以爲復見中統至元

初治神道碑

時方改提刑按察爲肅政廉訪上都留守司茂巴爾斯不便之入言同知西京臣言河東山西廉副受賕楮帛爲千者五十欲因以廢諸司帝召問公奏曰是事誠有彼何爲不陳省臺上都留司何與而知此必告者得罪其司爲此誣言緩其事耳設廉副受賕罪止其身天下憲司何與而盡去之帝意乃釋神道碑

中書平章敏珠爾丹請復立尙書省專領戶工刑三部召公至上都議公詰曰阿哈瑪特嘗以領部分中書戶

工敗爲制國用使又敗爲尙書省又敗則併歸中書終以奸賊狼戾以取誅籍後僧格立尙書省盡奪六部其威虐貪墨益極亦就梟夷旣廢復置將效尤兩人耶制是之神道碑

達喇海求徵考中書錢穀逋懸省臣請入止之公曰無庸急則宸衷必疑有所覆護宜聽其爲若曹小人旋踵而敗未旬月果以賄誅神道碑

或請征海國流求與加包銀江南公曰吾元疆理天下四表之間橫目窮髮何所不臣何資魚蝦之國始廣土

衆民哉況冒至險航不測出萬有一安之途未必利也始包銀出於河朔未平真定守臣以公需數斂煩民會其歲費征之以紓急一時其後天下例之至憲廟定制戶率賦銀四兩中統唯聽如數入鈔實輕其舊之半今江之南履畝而稅輸酒醋課及他鄉里門徭水馬驛遞又增包銀則重斂矣民將不堪事爲之止神道碑公每上直從容獻納疑者釋危者安誣者得以白上嘗論爲君之難以一身臨四海統萬幾一或逸馳則民受其殃公對曰誠如聖諭向使在昔帝王咸知儆戒力行

善政則羣生何患不遂哉又諭老成有言天下事如圓

柄方鑿能少寬之無往不可公曰人臣當以身徇國難

易在所不許廢道違忠以求耦從則國家奚所賴耶上

奇賞之

瓠山王公撰墓誌

癸巳冬彗出東北上夜坐齋宮延勳舊大臣問所以弭之道旣退公獨前奏臣聞之師天象垂儆代有之聖帝明王遇災省懼漢孝文二年日食詔求直言輔不逮辭切義正具在方冊乃誦其辭甫至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股肱也其悉思過失丐以啟告務省

三朝名臣事略卷四  
六  
徭費以便民上拱坐以手加額曰朕誠意已萌卿其覩  
誦之諸大臣復進令再誦公奏曰聖人之心與天地通  
災不難弭若僧格者素捷給特試用之纍纍奸惡肆毒  
吏民中書不敢詰臺察未嘗糾因一人之言卽正其罪  
天下稱快臣知聖心與天地通而漢文有所不及今星  
芒之微咎在臣下詳論欵接自四鼓逮翌早進膳輟盤  
珍手賜之其忠懇之志應事敷言類如此墓誌  
三十一年帝不豫故事非國人元勳子孫已極貴者不  
入侍惟公嘗藥以及彌留無頃刻不在側有少故出猶

必求之其後賓天發引成廟繼極其爲升祔太室請謚  
南郊皆公領之上以先朝舊臣猷爲倚毗禮遇益優詔

令脩行法制因革皆出其手

神道碑

大德二年加行御史中丞乃力新風紀推擇士子有令  
望者皆置廉使爲政不皎皎以干譽惟存大節遵立臺  
初詔以行不繁其令一郡守子受賕迫使證父公曰持  
憲之臣職在宣化清俗所以厚人倫也今使證父何以  
興孝天下罪其子則父視人已覩面目有密臣取人玉  
帶惟奏入贓廢棄終身令史輕之則曉曰大臣貪墨古

人惟曰簞簞不飭蓋不忍暴其惡非苟私之所以勵廉  
恥也今而曰輕將與小夫賤隸同笞辱乎非刑不上大  
夫古人制律之本也人多其平恕神道碑  
四年徽仁裕聖太后崩公因過哀所苦增劇上使其弟  
薩里圖偕尚醫視之知其無及但附奏謝而已乃呻吟  
顧視索酒滿引數觴以薨天子震悼遠近士大夫撫几  
伏筵哭失聲曰縫掖方以扶植聖道仰如喬嶽不謂今  
也無依往矣哲輔亡矣來固有位其相矣非吾黨矣行  
吾將誰尚矣都城之民爲之罷市神道碑

公自爲相左右兩朝位在軍國顯榮極矣被服惟儒生  
公退未嘗廢書自號靜得得君而不恃得人而不滿居  
高位自卑若不足天下視其身進退爲廟堂重輕者十  
年神道碑

公經德迪慮明允篤誠動叶矩度而未嘗爲近名之事  
至于故舊之義雖久不渝獎拔士類才長必錄其行業  
表表當百世不泯墓誌碑

### 平章武甯正憲王

王名徹爾揚珠濟達氏由宿衛擢利用監卿至元二

十八年拜御史中丞明年拜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大  
德元年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七年拜江浙行省  
平章政事九年入拜中書平章政事是歲薨年四十  
七

公生六歲而孤母夫人富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節親  
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傳六經  
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略兼人恆以匡  
君經國自期牧菴姚公撰神道碑

至元十有八年入見帝賜之問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時

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神道碑

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  
出撫遏人識言音喧嘩一寂跳梁既平爲奏兵餘之民  
艱窶剝膚不振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脫寒饑  
者無慮數十萬人神道碑

擢利用監古武庫也匪簡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神道碑  
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于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  
治賦鬻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  
爲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神道碑

二十有四年僧格分中書庶務立尙書省初爲平章後  
爲丞相凡昔盜殺臣爲領部爲制國用使爲尙書省所  
逋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爲中書失徵殺其二相大爲計  
局鉤考毫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酷延蔓以來  
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隣追繫收坐岸獄充  
物撈掠至百或關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  
經裁與瘐死者已數百人虐燄薰天諸王貴戚亦莫誰  
何無不下之獨奮然數其奸賊帝初未然益犯威顏言  
色俱厲帝以爲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

辯不爲止曰臣非有仇于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  
敢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  
憤恥帝意始釋命將衛士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得  
金寶衍溢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旣彰白始  
鈐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浙省諸臣平  
章左右丞參政烏瑪喇默呀實都王濟等家並僧格之  
姻鄂省約蘇穆爾皆醢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過徐  
不入其家爲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瘳惡坐觀致此  
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惟命江浙平章夙

有怨於臺乘其憑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賊終未入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誤裂卷為兩縫留半印公曰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為宰相持半印案以訟人餘半烏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辯始釋神道碑

拜平章政事行省福建賜為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不蹂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朴鼓

賊或偽降覘其何為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汗吏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者相率以出其渠鄂特新日戢南奔大兵隨之偷生隲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纔是一馘自是方三千里枹鼓不鳴正席其堂晝諾而已神道碑

帝不豫公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成宗龍庭入踐天位神道碑



大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鈞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為御史者肆為苛虐惟急徵賦以多為功至迫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為得職風紀大體微意神道碑  
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之水塗築為圍田以故瀾漫浸灌沮洳廣遠民不可稻公發卒數萬浚決撻石隄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公身

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

神道碑

松江記云歲甲辰前海運千夫長任仁發以吳淞江故道陸塞使震澤之水失其就下性為浙西居民害垂二十年慨然上疏條其利病疏導之法中書省以聞特令平章徹爾公董其役公乃相其山川形勢之宜高深廣狹之度工役之數錢穀之費畚鍤之用飲食之需令民索綯乘屋厚藁藉以防其卑濕為醫藥以防其疾疫時作輟以防其倦怠上以誠感下下以誠應上民乃歡呼四集樂於趨事赴功始於大德八年冬十一月望前二日自上海縣界吳淞舊江東抵嘉定石橋洪迤邐入海長三十八里一百八十步三尺深一丈五尺闊二十丈役夫為數一萬五千為工一百六十五萬一千六百七十有奇至九年二月置閘竇啟閉以時物無癘疢而事竟集

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專力一心變和庶政希

致隆平纔一寒暑責異已相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  
決吾誠不忍見汝敗國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  
日薨立朝之士在野之民齋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  
弔殲我良人矧鉅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二  
百而債券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  
樂施爲仁不富之實旣貴顯矣妣夫人杖之受不敢逃  
其孝又何如也

神道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五

元 蘇 天 爵 撰

中書耶律文正王

王名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托雲八世孫金尙書右  
丞文獻公履之子爲燕京行省員外郎歲乙亥城降  
遂屬國朝扈從征伐諸國辛卯拜中書令癸卯薨年  
五十五

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術數尤邃于  
太元私謂所親曰此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

且當為異國用因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以為

名字

平章宋公撰神道碑

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楊氏誨育備至稍長知力學年十七書無所不讀為文有作者氣

神道碑

金制宰相子得試補省掾公不欲就章宗特敕就試則中甲科考滿授同知開州事貞祐甲戌宣宗南渡丞相完顏承暉畱守燕京行尙書省事表公為左右司員外郎明年京城不守遂屬國朝

神道碑

太祖素有併吞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近族至是徵詣

行在入見上謂公曰遼與金為世讎吾與汝已報之矣

公曰臣父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

貳心讎君父耶上重其言處之左右以備諮訪

神道碑

已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禡旗之際雨雪三尺上惡之公

曰此克敵之象也

神道碑

庚辰上駐蹕于西域塔實干城時二月五月朔微月皆見于西南公因別造庚午元曆進之其進表云漢唐以來其書大備經元創法無啻百家其氣候之早晏朔望之疾徐二曜之盈衰五星之伏見疎密無定先後不同

元朝名臣事略

卷五

二

蓋建都立國之各殊或涉歷歲年之漸遠不得不為差也唐歷八徙宋歷九更良以此夫金用大明百年纔經一改此去中原萬里不啻千程昔密今疎東微西著以地遙而歲久故勢異而時殊今以二月五月朔微月皆見于西南較之于歷悉為先天誠所未聞而未見也若夫漢唐以來歷算之書備矣俱無此說以法論之月惟至晦則一日不見是二十九日有月也豈聖人建月之意本諸此乎今以星歷考之是年正月四月雖皆為小盡蓋亦未有朔日見月者也

張都燕居叢談

是歲冬大雷上問公公曰蘇勒坦當死中野已而果然

蘇勒坦回鶻王稱也

神道碑

國初未有歷學而回鶻人奏五月望夕月蝕公言不蝕及期果不蝕明年公奏十月望夜月蝕回鶻人言不蝕其夜月蝕八分上大異之曰汝于天上事尙無不知况

人間事乎

神道碑

又叢談云庚辰歲公在塔實干城

甚子正時在宵中是夜候之未盡初更而月已蝕矣蓋大明之子正初更未盡時焉知不為中國之初更西子正乎

元朝各事略

卷五

三

壬午夏五月長星見西方上以問公公曰女直國當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于是每將出征必令公豫卜吉凶上亦燒羊髀骨以符之

神道碑

行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汝軍宜早迴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卽日下詔班師

神道碑

丙戌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

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所

活幾萬人

神道碑

燕京多盜至駕車行劫有司不能禁時睿宗監國命中使偕公馳傳往治既至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家人輩行賂求免中使惑之欲爲覆奏公執以爲不可曰信安咫尺未下若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十六人京城帖

然

神道碑

己丑太宗卽位公定冊立儀禮皇族尊長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

死公言陛下新即位願無汚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

以白為吉故也神道碑 又李微撰墓誌云己丑秋公

皇族畢至至二十二日尚猶豫不決公曰此社稷大計

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睿宗曰再擇日如何公曰過此日

皆不吉至日公與睿宗翼太宗登寶位

時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

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遺者而彼州

此郡動輒興兵相攻公首以為言皆禁絕之神道碑

自太祖西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伯特

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

以為牧地公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

不得但不為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鐵

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千萬兩絹八萬疋粟四十萬

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有餘矣卿試為之乃奏立十路

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為之如燕京陳時可宣

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因時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

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上深以為然國朝之用

文臣蓋自公發之神道碑

先是諸路長吏兼領軍民錢穀往往恃其富強肆為不

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總軍政課稅所掌錢穀各不相統攝遂爲定制權貴不能平燕京路舒穆魯咸達布激怒皇叔俾專使來奏謂公悉用南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不宜重用且以國朝所忌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時鎮海粘合重山實爲同列爲之股慄曰何必強爲更張計必有今日事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爲之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自我當之上察見其誣怒逐來使不數月會有以事告咸達布者上特命公鞫治公奏曰此人倨傲無禮狎近

羣小易以招謗今方有事于南邦他日治之亦未晚也

神道碑

辛卯秋八月上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斛文簿具陳于前悉符元奏之數上笑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使錢幣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于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畱于燕卽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神道碑

宣德路長官太傅托噶失陷官糧萬餘石恃其勳舊密奏求免上問中書知否對曰不知上叱出使白中書省

元朝各目事略卷五  
六  
償之仍敕今後凡事先白中書然後奏聞神道碑  
中貴克斯布哈奏撥戶一萬以為採鍊金銀栽種蒲萄  
等戶公言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朝人無異兵賦所  
出緩急得用不若將河南殘民貸而不誅可充此役且  
以實山後之地上曰卿言是也又奏諸路民戶今已疲  
乏宜令土居蒙古回鶻河西人等與所在居民一體應  
輸賦役皆施行之神道碑  
壬辰春車駕至河南詔陝洛秦虢等州山林洞穴逃匿  
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急則來附緩則

復資敵耳公奏給旗數百面悉令散歸已降之郡所活  
不可勝數神道碑

國制凡敵人拒命矢石一發則殺無赦汴京垂陷首將  
蘇布特遣人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殺傷士卒意  
欲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數十年所爭者土地  
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上疑而未決復奏曰凡弓  
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  
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上始然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  
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戶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



匠儒釋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為給贍其後攻取淮

漢諸城因為定例

碑神道

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代孫龔封

衍聖公元措令收拾散亡禮樂人等及取各儒梁陟等

數輩於燕京置編修所平陽置經籍所以開文治

碑神道

按遺山元公上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致太  
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致太  
平之功而當一時百執事之舉而助益者不為不多蓋  
亦非一日之事也必藉學校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  
三為備而後可譬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榘源師友講習  
之屋櫺欂櫨十年之於間乃能備一且之用非若尋丈

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所在有之聖高戶部唐卿  
聖孔公耆如馮內翰王獻梁都運南高部唐卿  
王延州從之輩如秦翼人訓河元李獻  
人武安樂夔西固魏李天翼李恆簡李翼齊人謝良弼鄭  
人呂大鵬山西魏李天翼李恆簡李翼齊人謝良弼鄭  
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  
治相人徐世隆易州敬輔之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  
昶西華弟郁李同平張輔之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  
張仲其鄉麻革東平張輔之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  
南楊鴻中鄉麻革東平張輔之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  
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習要之皆從弟  
之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教人而止矣今不其民  
於兵造者無幾喪亂以來教人而止矣今不其民  
力使脫之將不役而聚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隨左  
右而取之將不役而聚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隨左

乎  
時河南新破被俘擄者不可勝計及聞大軍北還逃去者十八九有詔停畱逃民及資給飲食者皆死無間城郭保社一家犯禁餘並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兄弟一經俘擄不敢正視逃民無所得食蹈死道路者踵相躡也公從容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今敵國已破去將安往豈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禁神道碑  
金國既亡惟秦鞏等二十餘州連歲不下公奏吾人之

得罪逃入金國者皆萃於此其所以力戰者蓋懼死耳若許以不殺不攻而自下矣詔下皆開門出降朞月之

間山外悉平神道碑

甲午詔括戶口以大臣呼圖克領之國初方事進取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至是始隸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爲戶公獨以爲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卽逃散矣卒從公議時諸王大

臣及諸將校所得戶口往往寄畱諸郡幾居天下之半

公因奏括戶口皆籍為編民

神道碑

已未朝議以回鶻人征南漢人征西以為得計公極言其不可曰漢地西域相去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之不堪為用况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進似為兩便爭論十餘日其議遂寢

神道碑

丙申秋七月呼圖克以戶口來上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為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上曰業已許之公曰若樹置官吏

必自朝命除恆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也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

神道碑

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能行則下令凡有失盜去處周歲不獲賊令本路民戶代償其物前後積累動以萬計及所在官吏取借回鶻債銀周年則倍之次年則併息

元朝名臣事略 卷五  
又倍之謂之羊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  
子爲質終不能償公請于上悉以官銀代還凡七萬六  
千錠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近遠子本相俸更不生息  
遂爲定制神道碑

侍臣托歡奏選室女敕中書省發詔行之公持之不下  
上怒召問其故公曰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尙在燕京  
足備後宮使令而托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  
百姓欲覆奏陛下耳上良久曰可遂罷之又欲于漢地  
拘刷牝馬公言漢地所有繭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

今日行之後必爲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神道碑

丁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寺觀儒人  
中選者則復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  
至是始行之神道碑

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臣猥多馬悉乏則豪  
奪民馬以乘之城郭道路騷動所至則需索百端供饋  
稍緩輒被箠撻館人不能堪公奏給牌劄乃定飲食分  
例其弊始革神道碑

諸路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公奏並仰中書依式鑄

造由是名器始重

趙衍撰  
行狀

戊戌天下大旱蝗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今年租賦乞權行倚閣上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見在可支十年許之國初籍天下戶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賦仍舊天下病之公奏除逃民三十五萬民賴以

安

神道  
碑

燕京呼圖克扎木者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實埒發鼎者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係官廊房地基水利猪鷄劉廷玉者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

酒課又有回鶻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鹽課至有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公曰此皆奸人欺下罔上為害甚大咸奏罷之嘗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謂班超之言蓋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

定論

神道  
碑

公自庚寅年定課稅所額每歲銀一萬錠及河南既下戶口滋息增二萬二千錠而回鶻温都爾哈瑪爾撲買課稅增至四萬四千錠公曰雖取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民窮為盜非國之福而近侍

左右皆為所陷上亦頗惑眾議欲求試行之公反復爭論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既興必有躡跡而篡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矣神道碑

公正色立朝不為少屈欲以身殉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上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神道碑

上素嗜酒晚年尤甚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悅賜以金帛仍敕左右進酒三鍾而止神道碑

辛丑春二月上疾篤脉絕諸藥不能療皇后不知所以

召公問之時奸臣竊政鬻獄賣官專令回鶻控治諸國公對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冤枉故天變屢見宜赦天下因引宋景公熒惑退舍之事以為證后亟欲行之公對曰非君命不可頃之上少蘇后以為奏上不能言首肯而已赦發脉復生冬十一月上勿藥已久公以太乙數推之不宜畋獵奏之數四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為樂獵五日而崩行狀又汲郡王公文集云太宗仁厚有餘言詞極寡服御儉素不尚華飾委任大臣略無疑貳性頗樂飲及御下聽政不易常度當時政歸臺閣朝野歡娛前後十年號稱無事

王寅春后以儲嗣問公公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  
太宗遺詔在遵而行之社稷幸甚

墓誌

温都爾哈瑪爾方以貨取朝政執政者亦皆阿附唯憚  
公沮其事則以銀五萬兩賂公公不受事有不便於民  
者輒中止之時后已稱制則以御寶空紙付温都爾哈  
瑪爾令從意書填公奏曰天下先帝之天下典章號令  
自先帝出必欲如此臣不敢奉詔尋復有旨温都爾哈  
瑪爾奏準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公曰軍國之  
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是遵行若

不合理死且不避况斷手乎后以公先朝勳舊曲敬憚

焉

神道碑

公天資英邁迥出人表雖案牘滿前左酬右答咸適其  
當平居不妄言笑及一被接納則和氣温温令人不能  
忘素不嗜酒間與賓僚宴集終日端坐平生不治生產  
及其薨也人有譖之者曰公為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  
入私門后使衛士視其庫藏惟各琴數十張古今書畫  
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篤于好學不舍晝夜嘗誡其諸  
子曰公務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

神道碑又陵

川郝公文集云當太宗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為相定稅賦權商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于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宮闈違豫之際恣為矯誣卒使楚材憤惋以死

國家承大亂之後天網絕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通趨向之不同當是之時而公以一書生孤立于廟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憂乎其難哉幸賴明天子在上諫行言聽故奮袂直前力行而不顧然而其見於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

之人固已均受其賜矣若此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耳

神道碑

中書楊忠肅公

公名惟中字彥誠宏州人國初奉使西域歲乙未用兵漢上領軍前行中書省癸卯拜中書令壬子出為河南經略使遷陝右四川宣撫使己未王師伐宋拜江淮宣撫使是歲薨年五十五

金末公以孤童子事太宗自知讀書有膽略太宗器之弱冠銜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威靈敷布條要俾皆



籍戶屬吏數年而歸帝乃有大用意郝文忠公撰神道碑

庫春太子伐宋命公于軍前行中書省克宋棗陽光化

等軍光隨郢復等州及襄陽德安府得名士數十人收

集伊洛諸書載送燕都立周子祠建太極書院俾師儒

趙復等講授公遂知性理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神道碑

又周子祠堂記云初國子祠祀之禮盛于江左而未至

于河朔公領中書始嗜其學乃建太極書院于燕都立

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歲時釋奠又刻太

極圖通書西銘于祠壁請雲夢趙復為師儒右北平王

粹佐之選俊秀之有識度者為道學生

耶律楚材罷遂以公為中書令太宗崩太后稱制公以

一相負任天下神道碑

定宗即位平陽道斷事官色辰橫恣不法詔公宣慰公

按誅之一府僚屬莫不健其決神道碑

金亡恆山公武仙潰于鄧州其餘黨散入太原真定間

據大明川用金開興年號眾至數萬出沒劫掠數千里

詔會諸道兵討之不克公仗節開諭降其渠帥其黨悉

平神道碑

憲宗即位上以太弟鎮金蓮川開府承制封拜奏公為

河南道經略使初滅金以監河橋萬戶劉福為河南道

總管盡有金源故地福貪鄙殘酷害虐遺民二十餘年  
公至召福聽約束福稱疾不至公命設大梃於坐復召  
之使謂福曰爾不奉詔吾以軍法行事福以數千人擁  
衛見公公即握大梃擊踏之數日福死百姓鼓舞稱快

河南大治

神道碑

遷陝右四川宣撫使以諸軍帥橫侈病民郭千戶者尤  
甚殺人之夫而奪其妻其子告公斲之以徇關中肅然  
公語人曰某非好殺國家紀綱不立致此輩賊虐良民  
無所控告不去不仁何以爲仁乎

神道碑

歲己未上總統東師奏公爲江淮京湖南北等路宣撫  
使俾建行臺以先啟行宣布恩信蒙古漢軍諸帥並聽  
制節師還薨于蔡州公出入柄用者三十年天下畏其  
勇而懷其仁

神道碑

皇朝誕膺天命奄奠區夏經略海外既一再傳始究內  
治用公爲相與天下休息乃恢張規模維繫綱紀誅鋟  
兇渠愛養黎獻整頓衣冠收藏典籍斯民得以逕續遺  
命吾道賴以不亡天下復見中國之治繫公力焉

神道碑

元朝各臣事略

卷五

七

48-11625

